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十二

趙　佑字啟人號鹿泉浙江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有清獻堂集

周　正字季和號方山山東安邱人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有復初齋文集

濮鎮紀聞叙　　趙佑

合天下古今之大。而舉其星野山川封域。建置沿革。人官物產。外薄四裔。圖之說之。綱之目之。以立萬世之監戒。資上下之稽省。曰一統志。由一統志析而各直省。曰通志。由通志析而為郡州志。由郡州析而縣志。小矣。其由郡州縣析之。志一山。志一水。抑又小矣。然而有大焉。或亘數千百里。界數十郡數郡。最小數十里。為之志者。因而極其緜歷之長。包絡之廣。以著其大而矜吾才。雖其小亦崇侈言之。至于就一縣之中。析之為一鄉一鎮。其小尚不足當縣一隅。則直不足以較小大也。雖極崇侈言之。無當也。且夫省志郡州縣志。上而統志。皆責之在官。開館局。集經費。合數十人之多。數十年數年之久。而始一成。成既歷年。或旋即于廢闕而有待。唯其大是以難也。而于區區一鄉鎮何有。則又唯其不足較小大也。易而置之也。大而難。既莫適舉。小而易。又以為不足舉。將孰是舉者乎。吾以為識大由小始。識大難。識小尤難。尤小則尤難。何也。大可以旁羅衆有。而極其崇侈之量。小則局促易盡也。然而大必待諸官。小則人皆可勉焉。要各視其人之才。才大者攜無小。譬若一几牖之供。而可以備山林之曠興。潑墨尺幅間。而百千里吐納具焉。則吾于桐鄉胡孝廉琢之為濮鎮紀聞得之。

桐于吾浙。縣之一也。濮又其鎮之一也。無高山廣澤奇特之觀。其地介三邑。截十里。其人利織作。競錐刀。往往詩書之廢。而處見聞之固。去而游于都會以求進。誠自量其不足較小大也。則習而安之。胡君獨有所不安焉者。以為地無小。吾非敢大吾小。將進吾濮之人游于大焉。則無或置其小。于是採蒐故實。即童時之釣遊。質父老之談助。斷自宋南渡濮氏來遷。稱濮院為立鎮始。稍推及宋以上。備紀元明逮今。分建置人物記傳風詩為四門。先之總叙。殿以雜識。合六卷。以追前人濮溪志草楊李稗編諸作。而加抉擇焉。其尤致意于水利倉賑義學諸大姓之盛衰風俗之澆漓。至于一善不遺。訛傳必正。期以備監戒稽省。不言志。然古作志才也。使徒以較諸省志郡州縣志。猶是一勺之分江。而片壤之移岱也。奚論尤大者。然而小之不得矣。非必崇侈以為言也。未嘗局促而易盡也。於乎。斯吾之所以為難且尤難者乎。

舊雨草堂詩序

平原董寄廬口吃。而心達。貌儉而神王。境嗇而道豐。自其少日。以春柳詩擅場。識者謂與王文簡公秋柳詩嗣響。壯而掉鞅文壇。聲滿京國。及年四十餘。始通籍。旋由詞館改外。遲之始授江西小邑。僅一年。歸來東昌郡鐸者十年。以老疾自謝去。一子早喪。比方送其孫入貢太學。與諸同人重理三十年出處情話。皆咨嗟相慰勞。夫寄

廬所處境。天若以之處他人。亦稱有成就矣。而於寄廬不可謂非數奇也。然寄廬之意。並出其詩讀之。脩然自寫其生平之蘊積。有得於南北閱歷之多。而神仙令僕未足加吾素也。激昂而不怒。跌宕而不淫。戲不為虐。正不入迂。遠有節。近有輸。淺而淺。深而深。洵哉今之有道力人也。伊昔言詩。動謂窮而益工。殆激於世之達者不必工。而徒以炫其工。於是孤憤著書之流。日以多。而詩之道替矣。乃若三百篇正風雅頌。皆古公卿大夫黼黻雍容之作。而唐宋迄今。以顯名厚實見於時者何限。豈得郊島獨為工。而燕許輒不窮哉。如文簡之於詩。尤寄廬所嘗瓣香而奉者也。吾方歎寄廬之以工窮。而豈期寄廬之以窮工。以寄廬之詩之工。而不免於窮。寄廬之窮之不足以窮寄廬之詩。斯則寄廬之所為寄廬。而嗣響文簡不虛耶。詩裁八卷。先有宛平黃崑圃先生為之序。茲寄廬新定刊本。重以屬余暨翁覃溪學士。覃溪執古人書不兩序。為別題二集句於卷。而專就余。余見宛平之題。在甲戌上元。則猶寄廬同館以前作。而後此廿餘年所未及也。序之以續宛平。有不覺其長言之不足云。

書張陰堂治行續張府君傳後

讀武功張誠齋府君行狀暨墓表。至其臨終誡子之言曰。爾弗薄民。當如吾弗薄爾。使民不薄爾。始見爾不薄吾。旨哉何其重以周也。世之稱民父母者。知推己慈子之

心以及于民。未必知推其親慈己之心以及于民。知慈之宜推而不知即孝之所以全也。夫民也以薄施則亦以薄報。上下交相薄。則交相賊。禍且百端。而有不及于其親以傷其慈者乎。則反是而不有及于其親以完其孝者乎。府君言其格言。而令子蔭堂君能成之。殆慈與孝兩無憾者矣。余與府君蔭堂君。初不相識。歲辛丑十二月。余奉　命視學山東。則蔭堂由清平宰移嶧縣。已歷年所。是時東省歲歉頻。又鄰河患。徼發時作。窮民無知。或相抗撓。而諸生往往連歷其中。甚乃陷首禍。議者咸以士習壞。余既嚴檄諭誡之。所至咨察恐後。始接見蔭堂。則獨撫髯言曰。民未有無故為抗者也。況士乎。民。吾子也。士。吾子之才者也。胥役則僕豎倫也。父母之愛衆子。常不如其愛才子。其愛婢僕。又不如其愛子。必也。子之事父母。而無敢輕訶撻其側之人。以抗父母。必也。然而僕豎朝夕給事吾側。而子恆疏。子或將藉以達情于吾而不得。吾又未必事事宜吾子。輒信所不可信。以病吾子。謂吾子皆不才。獨僕豎才。寧有是乎。玉樹以為子無不可教。在不使其與吾疏而有以得其情。不使僕豎得中之而已。他日又曰。玉之親吾民由士始。若成人。若小子。擇其才而時進之。居之以善地。導之以正業。動之以可喜。馴之以不苟。因以勸其餘。未見民之有異情也。余敬聽而亟稱之。既而校量案牘之數。嶧獨稀。越甲辰。　車駕東南巡。四月。　旋蹕自南。予與省垣

諸公。皆至嶧祇候迎送。時遵迸被旱久。二麥且不登。獨嶧百里間橋梁道路。無不整
古蹟若祠況祠以下。無不舉。男女包黍飯往來城鄉者。趾相接也。詰之。皆曰吾父母
之食吾也。自正月于茲矣。諸公既嘉設法之豫。而怪其不以聞。君則曰待請晚矣。且
分內事。又幸衆力足辦。可無聞也。于是益相與歎異不置。而君且以失察逃犯罣議。
期六月當罷職。會滕州牧缺。撫軍為力請于 上。竟以授君。順輿望。昭公道也。去嶧
之日。士民涕泣遮道以萬數。有徙而從之滕者。滕之人則又有聞而匿之他者。滕視
嶧尤繁庶。賈屢商船之所湊。利數甲二東。君至無所妄取。興治之一如在嶧時。明年
檄署濟寧直隸州。攝數月。而却陋規。平物價。理積訟。民以稱便。比去亦如去嶧時。又
明年。嶧大饑。司救者不如法。民盼盼益思前父母。乃復檄君攝賑事。然後安。君之初
至滕也。諸生趙節者。篤行通經。工詩文。王夏亦工詩。皆年踰四十。遇蹇而貧。余始識
拔焉。節居距州六十里。君特造訪之。節以憂謝不可。竟白衣冠見。為之開設義學。延
以師禮。其他激厲栽抑。無不備至。滕之文學。由是烝烝矣。是皆余在東五年所目擊
而耳熟者。君洵可謂不薄其民。民亦洵不薄君。顧獨不識君之皆自不薄其親推之。
及得讀君所為尊府君狀。令韓城相國所為表。而後悉君本末。惟誠齋府君之教孝
以為慈。而陰堂之體慈以成孝也。夫府君以經生老。而卒能教其子以及于民。君所

為成其親志以及民者。知必不獨區區一州邑間。府君生平學行。自表狀外。又有傳有記。表章綦備。吾獨歎夫世之爭相為薄。而不知薄于民之即為薄于親也。又歎蔭堂君之日周旋于薄中。而幸以完其所不薄也。不厭縷書之。以附府君傳後。留為他日光。撫軍者。明興公。今刑部侍郎。同時方伯為陸公燿。終湖南巡撫。臬使為馮公晉祚。於乎。其可以觀矣夫。

書書永清張乞人事後

嘉善周震榮宰永清。嘗書張乞人事。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為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畣曰。今日我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與其殘杯冷炙。日夕沿門也。畣曰。殘杯冷炙。我母安之久矣。且無所汚也。我愚民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為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強授焉。為營室于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于是仁和老友趙佑讀而為書其後云。

乞而孝難已。乞而廉尤難。觀張乞人之受官母賜。不受官賜。其真視萬鍾猶嘑蹴哉。

惟孝故能廉。不廉不成其為孝也。雖然。乞人以乞養母。官以官養母。官母之賜乞母。何莫非官之有所受以安其母。乞人特推其安母之心以重官母。亦善為官地也。官盡餘肴其向所受之果克安母。母之安之。亦如乞母乎。則無獨為乞人難也。則猶幸此一官之知慚也。

李貞孝本末紀

予既論祝貞女事。因滋有感于李貞孝事。不憚瑣紀之。李貞孝者。予故同年友海甯李家勳字紹衣未婚婦也。姓楊氏。父某監生。母某氏生二子。一女。即貞孝。獨以端慧愛之。家世殷富。而李族貧。居袁化里。賃種監生田。恆不給租入。監生性褊急。頗重文。一日躬下田。見童子赤腳供饁。貲格清秀。問之即李翁子家勳也。九歲矣。異而勸之學。使入所立義塾中。貲給之。數年。讀五經畢。以應縣試第一。監生喜。欲妻之。妻若子恚曰。是老顛。甯患女無家。而棄諸佃人子乎。乃館生于家。偕其次子學。積不合。生年十五入泮時。女年十四。監生來李翁踵門謝。袖女庚帖示之。遂出女與生拜于庭。眾愕然不及阻。既定。監生亟營營奩具甥舍。期一舉成禮。顧連不得志。家人日相靳誚。女忍之。父竟以致疾不起。而婚期益眇矣。于時勳已二十外。性倜儻不羈。好游。學日進。游益廣。出入無時。一夕連呼豁無應者。女自帷激之曰。丈夫不自處高明。何依人

受慢爲生故識女都大警悟徑出門不顧女初不意生之不復顧也乾隆庚午勤年二十六領鄉舉女母兄將擇吉生獨以不官不娶辭而北留滯又數年越甲戌始考補
內廷教習益發憤怨得咯血症卒年止三十信聞女知母兄且有他議欲自引決屢矣既而思徒死無益乃泣告母曰李郎所以不歸而死者皆女故也感深矣願暫容持服待其喪還一臨奠懺悔已然後聽所為耳母信焉比櫬至女哭迎諸郊啓卒要母以歸李李不可則又泣告母曰壻為女死而翁姑老且瞽無別子女欲得當以報九原也母誠愛女與其迫之嫁而死曷若縱之歸而生女閨中所有皆父賸唯母與兄命之足給養勿女慮矣皆不得已許之廟見卒哭朝夕起居于舅姑一切經紀操持如禮于是內外矜式之咸相呼曰貞女曰孝婦而李貞孝之名達城鄉矣貞孝性婉順而用心沉毅其妥折有非丈夫能到者莫大于為翁納媵一事嘗請于姑曰婦所賴以守者子也今族中鮮可繼盍選侍天幸生小叔待其長而生子即婦有子不虛耳已而姑殁遂大斥所有成其事時翁且七十果生男德施二歲而繼室又殁乃躬撫教之翁壽幾八十瞽忽開親睹晩子之嘻嘻十齡遣命呼嫁娘笑而瞑翁平居見貞孝必起拜必俞曰非但吾德若吾先世咸賴若之繼絕也是皆予于乙未丙申間同年張君起鳳周君鍔並袁化人次第詳告予相歎為非常信天之必報之

不可無文以表章之者。第未審後何似。越數年則聞德茂已婚。生子。貞孝也得旌矣。又數年聞子上學矣。貞孝蓋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壽六十有四。守貞三十六年。事翁歴二十一年。以其坊價。佐兩世葬畢而後終。信苦志竟成。而天之不爽如此。以視祝貞女彼以齎恨。此以壽考。數則不齊。其歸一也。然吾聞貞孝當請坊日。敘事蹟與張周兩君言。詳略先後頗異。又不及為翁納媵有子事。前州戴致曾作志。亦失實。使奇節大美幾湮不彰。則甚矣乎文之不可以已也。或又曰。州志稱貞孝姓徐氏。楊蓋誤。姑第勿深攷云。

敖山記

由沂州西北經蒙陰至泰安。皆山行。出蒙陰西關望。輒見一峯銳絕于衆山之前。如簪。如筍。如椎髻。如菡萏。隨升降隱見。轉側異態。蒼翠欲滴。與徂來新甫相掩映爭奇者。敖山也。即魯語所謂具敖。今俗謂之青雲山矣。屬新泰縣治東十五里。距蒙陰西四十里。山後曰敖陰。前曰敖陽。直官道有市集。土色紅膩。環兗沂泰三郡多同。所謂徐州厥土赤埴者。山戴石。皆緅色。體似華不注。而東西加長。多削壁危巖。硠礫崱屴。有洞小而邃。志謂之雲霞洞。蓋雲霞之所常出。其木宜松柏檜栝。龍蔥萬株。多莫知何年植。山半至巔皆有廟。上不十里。陡仄無盤道。唯樵子道人夷視之。山西麓廟曰

学澤。以祀山神曰溥靈侯。志稱禱雨有應。土屋數間。多頹缺。予以甲辰二月。偕進士陸廷樞四庫書錄金淏自北敖陽取道數里。一及其阯瞻望。小憩不忍去。歎曰。昔晉范獻子聘魯。問具敖焉。是必當時久擅名。魯人荅以不知。又曰。先君之諱。抑宜已有更易耶。以關于今二千餘年。又近在大道旁。豈無名流好事。登臨留刻其中。而傳述絕少。志乘復荒略不備。至并其實若存若沒。雖以予三人往來睇眄。慕其奇秀非一旹。亦復慚濟勝無具。其徒為山靈之姍笑者何限。是不可無記。以為山贈。是夕宿新泰。會邑令江君。將有志于修舉。言其治有青雲書院。因為改正院額。而并識之。具山志稱在東郡十里。即山之近西小石山。俗謂之金斗山者是。凡齊魯山川。皆處處有正名。見于傳記圖經可考。而妄溷于道途旺隸之口者。良不勝慨也。

署知衡水縣徐君家傳

士有負才氣謹步履重然諾修之家。以信于友。及試之功名之塗。而連蹇不足以自遂。幸有可遂。而旋得旋喪。不知者得以成敗短長其人。即不然。而精力既半摧于前日連蹇之中。往往設施未就。而病疾隨之。居無幾何以死。此君子所致慨于命之不齊者也。若徐君星槎其一已。星槎少樹大概。有大志。不屑屑然刻俳儷之業。讀書砥行。躬秉諒直。善事父母。為諸弟先。與人樂易無猜。獨重氣誼而惡勢利。一介未嘗苟

性不能容人過。稍不合。輒徵諸詞色。有急則奔還就之。竭忠謀如在己。善飲每酒酣耳熱。談古今得失事。慷慨激發。無少假借。漸不覺其聲氣之盛。人疑其醉。已而裁決瑣屑。豁如也。舉乾隆十七年壬申 恩科鄉試。時年三十六。越甲戌始游京師。留滯者數科。從未嘗輕牟刺有所干謁。亦不應諸雜試。與歸安鄭步雲、葉佩蓀、杭州趙佑。最相友善。文章道義。切劘無間先後。居停不踰三子所。嘗歎謂時方 郅隆。而士傲苟得。拙者弊章句。巧者規形勢。不立身何以致用。故獨厚自刻厲。介然于內外本末之間。匪求異俗。而標置自遠。歷壬辰年五十六矣。再與大挑。以一等發直隸試用。始謝場屋。單車出都門。至則制府以下。交器其才。謂此文學吏。不可苛以奔走。會詔求遺書。環畿輔以學獻者數百種。悉屬君校勘真贋。而後進。又使蒐訪所在金石藝文。得古碑版數通。多元明人考錄所未及者。以為快。甲午冬。題署冀州衡水縣事。明年春疾作。數月未得告。告未及瘉。而疾不可為矣。實乾隆四十年乙未七月二十五日也。壽至五十有九。惜哉。君體素強。能耐寒暑。佐其父綜理家政。惟勤惟儉。南北屢遷。攜一僕善醉。從不督過之。病或躬藥餌之。自辛巳秋丁母吳孺人艱。歸得咯血症。時時作止。初至保陽。聞糟糠不祿。益傷懷抱。擺遣嚴侍。宦情日以減。病日以滋。癸巳春。東裝謁

泰陵。君奉文分治蹕道稱義。迎送之次。蒙　遣侍衛問職名去。尋加一級。上官由是
益加期許。君亦行自勉以圖報塞。其在衛也。自涖任至移疾。不過十月。而郵不成之
偏災。修久廢之水利。捐資至數百緡。上下稱便。病猶力親案牘。夫以君之才之堅。充
君之志。斷斷當不止于是。而可表見者已如是。向使得盡表見于十年二十年之前。
或更假之年以觀其後。于以奏循績。躋大用。亦復何加于君。而乃試之遲奪之遽也。
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君本姓滿氏。系出吳諸葛瑾後。以避難改為滿。明有滿坦之。以
文學名。其宗也。徐則自七世祖某公用外家姓登第。仕至尚書。子孫相承。莫能復
為徐氏。世居紹興山陰黃石里。父曰泰德。始遷湖州德清之新市。家焉。君鄉薦時著
籍猶稱山陰學生。久之始改從所遷。定為德清人。諱士龍。字尚若。星槎號也。配徐氏。
雖同姓。在源本異。有淑德。其詳具君自為行略中。子一。健雯。諸生。孫一。元曾。君之病
也。健雯來省父于官舍。至是將以喪歸。因奉君狀乞其執友趙佑為之傳。以備家乘
焉。
敘曰。佑與星槎定交二十年。悉君族里。為人言行大節較備。不待狀也。健雯書述君
病革時。猶惓惓于不置。君傳非予誰諉者。顧維十數年間事。君母歿。而予為之傳。徐
孺人殁。為之誄。今復以傳君。何君家之多故。而予友道之卹。且重予丈慨也。始予嘗

從容規君。以徐娶徐。爲異日臨文之嫌。曷若舊姓復祖姓。君深韙之。而未暇及。葢

亦將貽其後之人之善繼矣夫。

睢處士故里碑

周正

高邑睢處士夸郤聘不仕。事具魏書逸士傳中。蓋衷於義而隱者也。世以為沈溺泉石謬矣。魏司徒崔浩。必欲聘起處士。意至切。浩學貫百家。為一時名儒。而惓惓於處士。則處士所學可知。韜玉不沽。果人情與。或疑處士與浩少莫逆。是不屑為故人中郎耶。觀浩之敬憚處士。雖厭以爵將與講布衣昆弟好。必不屈以掾曹禮。處士夫豈不知浩者。嘗攷本傳。載處士父邃為慕容燕中書令。嗚呼。此可以得處士之心矣。燕滅於拓拔氏。而處士父為燕大臣。處士以父志為志。其不仕魏。殆與靖節之不仕宋等。處士對浩辭氣頗倨。至呼其小字。蓋欲激怒浩為可決絕。而浩終始愛敬。必有微喻其意者。處士不望天下之知之也。其絕浩至不當其書。然浩被誅為素服受鄉人弔。使為其中郎。更受深恩。報之當何如。當浩得君漸驕恣。已伏禍機。處士不輕以身許友。猶之不負故君之義耳。世人讀陶詩。即無不知有靖節。而處士所著書。皆已散佚。無從窺其學問。後人幸生其地。僅得過里居以想見其為人。邑西門外。有關帝廟。石垣上題為處士故里。後廟徙。名亦失去。余更為刻石其地。而書本傳於碑陰。碑既立。又可數百年。人生不過百年。而獨汲汲為古人身後名者何也。是為記。

四川提督咸信公岳公傳

乾隆己巳春。四川提督岳鍾琪。以平金川功。陛見。皇帝賜爵威信公。太子少保。許乘馬紫禁城。復命西洋良工寫公像。先是世宗憲皇帝嘗使祭古利為公寫像二。一存內府。一賜公。至是凡再寫矣。公歷事三朝。威望著海內。窮荒遐谷之民。販豎婦人孺子之微。無不知有岳將軍。蓋以身為社稷重者四十餘年。公為宋忠武王後裔。居蘭州。從西河。祖父世為名將。父諱昇龍提督四川。因家焉。公於經史騷賦天文地理風角之書。無不究。尤好孫吳兵法。由捐職同知。改松潘遊擊。進永甯副將。定藏。擢四川提督。平青海。封三等公。移提甘肅。署甘撫。晉川陝總督。征準噶爾。罷居家。金川再起。終提督任。當公之家居也。群臺傳公已老死。而金川土司莎羅奔跳梁。用兵者一載無功。及公起。募嘓嚕為新兵。嘓嚕者。游手無賴者也。僄銳甚。連破其跟雜碉樓。及舊布基石卡。賊死拒於康八達之大碉。公以糧運諉之出。火攻殲之。金川倚勒歪為門戶。而康八達尤勒歪之隘。既破。賊氣奪。偵知督師者為經略傅公及公。則大驚乞降。公單騎入賊營。索名飲盡醉。再索慷慨諭以禍福。金酋涕泣受命。送公由皮船歸。一番卒樺之。群賊夾道奉香跪。戰慄循覩天神。而大學士傅公復戮其奸諜王秋良兒吉。及土婦阿扣。乃匍匐臺下乞免死。誓不復反。金川平。蜀之蠻部。金川為險。其外則烏思藏地最大。藏北通準噶爾。以及

青海石堡城。抵西甯邊外。諸夷錯處。叛服不常。公家邊夷。悉夷情。故所向有功。而青海之戰。尤聲震天下。雍正癸卯。青海羅卜藏丹津恃諸番以為之徵。不順命。石堡賊復刼我行旅。大將軍年羹堯以屬公。佯置石堡不問。而先乘雪夜襲斬鎖葫蘆番。擒上寺。東嚇下寺。降果密番。據大石。揮兵直上。搗其山。燔喇嘛格弄寺。青海道除。大將軍使公於四月率兵萬七千進。公曰。非策也。當攻其不備。選鋒五千。馬倍之。遂以二月疾馳。逾絕水。禱而出泉。遂遇小部落游牧。且勦且撫。諜知羅卜藏丹津同六台吉眾數萬。牧於烏蘭木呼兒。公駐師。享士秣馬。夜馳百六十里。平明至其地。四面斫營。賊半自夢中起。索兵鬬者。竄者。號泣者。大擾。我師奮勇斬殺。呼聲動天地。人孫刃雪。一以當百。賊潰崩。填滿壑谷。生擒丹津之母妹。並六台吉。丹津乘走駝。竄準噶爾。是役也。降王三。擒王十五。斬首八萬。俘獲無算。乃息兵。破卓子山。山絕險。唐人所謂不取西番石堡城者也。公以精兵躡城背。自上下擊。大破之。寫爾素六族。餘老弱千人。安插為平番縣。當是時。公威讋塞外。西北屹然長城。而羅卜藏丹津。數挑準噶爾伺邊隙。

世宗憲皇帝。以公為甯遠大將軍。討準夷。公入都奏機宜。邊將違公部署。賊遂入掠。公得罪削爵。繫刑部。令

上御極之次年。放歸田。公長子江西巡撫滋迎公南下。所歷關隘之雄。江流之洶湧。昔人南北戰守之蹟。慨然弔古。一發之於詩。歸營安素園成都郭外。娛老焉。年六十三。乃再起。初準噶爾數寇哈密地。又欲並西藏。策妄阿喇布坦謀與藏汗拉藏約婚。戍以喇嘛五百。而遣其甥車凌敦多布襲藏。內應起。殺拉藏。據地。時康熙乙亥事也。撫遠大將軍。統諸路兵討之。公先奉命安撫巴塘乍丫洛隆宗各蠻。而誅藍占巴墨喇嘛之助逆者。將深入。定西將軍噶爾弼曰。大將軍令軍集乃發。公笑曰。今軍粮支半月。大將軍在昔甯何可待。遲則賊備堅矣。單旅竟進。十日抵藏。擒偽藏王達格咱。殺諸喇嘛。敦多布僅以身免。諸道兵罷不用。乾隆十五年。駐藏大臣傅青拉布敦誅逆藏汗諸爾墨特。藏亂。兩臣死殉。藏小公班第達方以其兵定難。時公以提督進兵打箭鑪。藏人聞公至。遂不敢動。亂復定。藏在唐爲吐蕃。強甚。今懷威德如郡縣矣。公字東美。號容齋。長身頳面。隆準而騈脅。所用二銅鎚。重百餘觔。沈毅多智。發若雷霆之疾。御卒嚴而同甘苦。能知人。治大雄高旗。皆自麾下至節鎭。敦多布據藏。遣人調落隆宗守隘。公使治高兩卒偵之。兩人善蕃語。爲蕃巧者。見落隆宗酋。爲畫計進蠻婦。醉其使。託託哩等。盡擒之。故入藏無所阻。得以速成功。公之平雜谷閙也。知蒼旺有異志。突逼其巢。縛之出。亦以猝擒。賊不及謀。公承

世宗憲皇帝賜御製詩三章及衣物金綺弓馬之屬。

皇上尤眷顧老臣。御書扁額製詩以寵之。兇應追銀七十萬兩。官其子沺淓皆侍衛。淳王事。嗟乎。公固奇才。而遇亦隆矣哉。甲戌以捕忠州逆黨道卒。年六十九。

上深為悼惜。賜祭葬。謚曰襄勤。而移其弟廣西提督鍾璜為四川提督。

論曰。余讀公蛩吟、蕙園諸集。一飯不忘君國。惓惓乎其言之。又聞公左股有瘢痕。所割以愈其太夫人疾者也。忠孝而文。庶幾乎鄂王矣。公歿二年。準噶爾平。俘羅卜藏丹津於京師。是臣志也。余入蜀未及謁公。公遽卒。惜夫。得拜公像者亦可矣。

養生論

翁方綱

養生之道。勢逆而理順。知順而不知逆。則失其養。知逆而不知順。則失其養。夫山栖草茹之輩。吸朝暾而飲夜瀣。自以為得生理矣。至於平淡沖虛寂處一室。而富厚聲利。不以攖其心者。雖不言服食。豈必遜之。然必矜言世味之盡足傷生。而名位事物舉觸所忌。是談養生者。必屏絕人事而後能之。則又不然。夫流泉不凍。戶樞不腐。充其大者。至於日月星辰之躔度。百昌動植之蕃滋。無不新故相推。轉旋為用。焉有枯槁寂默以為生理者哉。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說者但以為休息止息。而莫知其為滋息也。莊子曰。至人之息以踵。此即貞下起元之義。水歸於尾閭。而發於星宿海。陽極於碩果。而動於不遠復。氣滙於正子午。而驗於平旦。天地之大化。日周行於羣生櫜息之間。而人之血脈應之。故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利用安身。乃所以善養也。集義則氣充。無是則餒。操存則物長。舍之則消。世徒知濃味可以悅口。美色可以悅目。盛音可以悅耳。而不知精理可以悅心也。世又或知無憂患之為養性。無嗜無營之為養氣。而不知隨事研理。素位居易之所以養安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明動而晦休。日邁而月征。不如是不可以為人。不如是不足以盡生理。養生之道。如是而已。工不治器則窳。農不治稲則飢。飲連夜以損其神。眠至午以耗其精。而高談清福以逸

豫為樂。教分為不足憂。吾不知其所養也。或曰。以隨事盡理為養生。則感事而動。所傷必多。予應之曰。天下固未有利中無弊者也。善思其弊而豫防之可矣。金石草木之藥。雖有調劑。庸無弊乎。氣也者。吾身自有之物。所以待用也。非所以退處也。用之而稍過焉。則善劑之以補其過焉。胎息訣曰。既思為病。不續為樂。吾常訪羅浮道院登白鶴峯。至思無邪齋。讀東坡之銘。其詞曰。乃根乃株。乃實乃華。金丹自成。曰思無邪。因反覆於二蘇子相與論養生之旨。驗之禾登蜀節。收之虎坎龍離。乃怳然曰。事固有順而輔以逆者。是故養生者逆數也。黃陶庵曰。昔賢遇讌集有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掐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險哉人欲乎。然欲不用逆也得乎。若彼繪燕几之圖。著尊生之箋者。固不必槩斥為非養之正。而樂天放翁之詩。予久啟南徵仲之書畫。皆自適其適。以享大耋。豈必有術也哉。蓋無論學為聖賢。學為一藝。學為長年。皆不越孟子勿忘勿助之二言。而其用之總在乎自然。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所謂千塗萬轍。皆可以適國者此也。

擬師說一

柳子厚以馬鄭二子為章句師。而自謂以文翼道。無師之名而有其實。善矣。而洪興祖乃云。學者不歸子厚。故其言如此。何也。蓋馬鄭之學。專門執經。篤信而可守者。不

若子厚所謂抑異揚明疏通廉節之云。自為則精而導人則惑者也。是故師者必有所可守以為質也。書曰。主善為師。論語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吾觀漢儒斷斷持其師說。至數傳而不變者。有所可守故也。後世師道不立者。善無定主。而大小皆無可識也。故士必先自占一經。而後可以擇師而從之。為人師者亦必先自立一經。而後不虛所師。至其深造自得之妙。則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弟子不能必得其師。師不敢必求諸弟子。道待其人而已。學俟其候而已。若乃高談崇論。以矜所獨得。倡為人師。與夫游移無據。而不知所師者。厥弊均爾。然今時學者之弊。又皆不在此其畏人者重繩人。其怙己者重人繩之。每見坐有數人。或曰。某事出某書。某義作某解。其知之者必曰不僅此。又舉他以錯互之。謂吾不甘承其謬也。其不知之者必曰吾亦以為云爾。不甘以為誨己也。長者躬蹈焉。幼者熟習焉。有面折之羞。無謙受之益。求其篤信師說而守之也。何由哉。王文成嘗戒賓客導子弟以匪僻之事。吾以為此不待誡者。稍惜顏面。當不爾矣。惟當祝其勿諛吾子弟。而求其面斥吾過失而已矣。凡吾之為此說。非以警人。乃以自誡也。吾幼無師而得名早。是以其為說如此。當世之進於養而優於學者。或不必慮此乎。然吾見朱竹垞以廣譽附於承師。而中夜悚然汗浹襟也。

擬師說二

天下之學務實而已矣古今之學適用而已矣今有煎金者其金最良或次良極而殺之至於最下之金然皆金也夫且或多其銖兩以準之則下者可以躋於高次良者可以躋最良矣有人焉操銅連鉛錫以假為金則有司得窮治之矣何者物徵於實實徵於用也惟師亦然今將必使天下大而書院小而家塾盡以舉業為俗學時文為卑近也凡童子束髮受書則皆以道統之傳期之無論一時猝無此等人可為之師即使積世累年通儒輩出亦不得人人抱此願而來受業也且有重可慮者今搆一詩文尚且積習相輕此不足以害道也若使一邑之中里塾不下數十天下之大書院義學不下千百此以道鳴彼以學辨設有好為同異者樹之幟而滋其議其害於道特甚而毒於世為不小也明末幾社復社諸人其始不過分肄五經文而其後遂至水火元黨蔓行一世君子之為禍反烈於小人不可不防其漸也然則正學其不可急講歟曰安得不熟講也就其近而引之也易為力圖其遠而致之也難為功近者不能假而遠者不能不假也今如教人為時文則必篤守傳注之人以為之師精研史漢唐宋諸家義法之人以為之師則雖一帖括而漸可以得為文之本矣如教以策論則必考括源委熟諳經濟博通時事者為之師教以詩賦則必審聲律

國學扶輪社印

正體裁教以書法必辨點畫核形聲豈但已哉即或小數醫卜之流亦必導以樸誠不欺之術所謂千塗萬轍皆可適道也吾嘗見書院為師者但知看陸平湖講義而屏除范翔體注斯已可敬矣府縣學官但能不顧贄儀厚薄而教督月課亦已稱職矣訓蒙童者但能課誦諸經全本且略識字則已不素餐矣若必人人與之反本考原進而究聖賢之緒業反恐啟空言之詐而於實用無補所謂騖近而舉遠者此也抑今日為師者喫緊之目蓋有二曰戒飲酒曰慎交遊自書院院長以及閭巷一經一家之師日有程月有課明動晦休尚不能給稍有暇也則宜與後生小子研天下事務利弊究古人言行本末得失之故而無如為之師者習與其朋輩酒食徵逐甚且博塞於燕几之上甚至招邀聲氣標榜弋巧中於心術而不可解他日為人師又復加甚矣沿斯弊也而欲近之於正學之統是猶適燕者未知里門而遽責以堂室也故因魚門先生之論而附說之

陳白沙先生集序

君子所以學者為己而已矣渾之天地萬物皆為己也為己則必無人己間尚有纖芥累者有明白沙陳先生之學則可謂為己而無累者矣而人猶或謂其西南驛詩寓意於瓊山者何哉世傳瓊山之齮三原也吳禎劉文泰輩耳且說者以瓊山主

會試發策之語度之。試問瓊山發策所指虛慕道學之士。為詭異之行以儌名于舉者。曾與先生奚涉乎。彼蓋痛斥其時士習之不醇者。俾養學術而正文體也。即與三原尚無與。而況先生乎。三原之去官。在瓊山入閣之後。先生以成化十九年應召在瓊山入閣之前。而瓊山之主會試。在成化十一年乙未。其援此傅會者不辨而自明矣。先生入京不謁瓊山。蓋正在以疾辭秩之時。而其祭瓊山文。所云足不至公之門者。又特以自道其積慕未申之憾。而好事者又援斯文與山雨不來之句並按焉。其亦支而弗通矣。粵之先賢如二公者。其學之純實。心之光明磊落。亦可以無他議矣。而世尚有疑而議之若此者。甚矣為己之學。衆人不識也。君子之於人也。學問議論。初不必其盡合。然必顯然有所駁正發明。以伸吾見而期歸於一是。未有口不明言而故假他端以寫其憤激者。假若瓊山有所異於先生。則必昌言於先生而使知之。其未昌言之。則其心無異於先生必矣。明代士大夫習氣。喜為黨同伐異之論。稍有可假之端。則科道諸曹。譁然交章。辨難遝起。橫議滋而門戶立。朋黨衆而權奸熾。自古為學為文之害及世道人心者。莫甚於此。以白沙先生之道力。常伸於天地之間。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者。而何為亦必援之使入此而後快哉。予讀先生之集。不足以毫髮闡明先生之所得。顧見序先生文者。斤斤於朱陸異同江門會稽之辨。予則

何敢焉。因見重刻本尚存黃氏所爲應召錄者。而惜覽者之弗究其實。故第就此一條言之。

黃仲則悔存詩鈔序

今年夏。聞黃君仲則歿於解州。其冬運使沈公鈔寄其詩來。俾予編次。既而得洪君稚存所爲仲則行狀。稱其詩可傳者凡二千首。今是鈔僅千首。予又刪其半。存五百首而已。又不知尚有可傳之作若干首落何處也。予既惜其詩不盡鈔。而於所鈔乃從嚴刪者何哉。予初識仲則於吾里朱竹君學士座上。讀其詩大奇之。自此仲則時以其詩來質。其信予之篤。出於中心之誠。予今日見是鈔。如見仲則。亦相待以不欺而已。予最不服歐陽子窮而益工之語。若杜陵之寫亂離。眉山之託仙佛。其偶然耶。使彼二子者。生於周召之際。有不能爲雅頌者哉。世徒見才士多困躓不遇。因益以其詩堅之。而彼才士之自堅也益甚。於是怨尤之習生。而湯僻之志作矣。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服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爲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仲則爲丈節後矣。每來吾齋。拜丈節像。輒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語。欲與之相觀於深處。而孰知其飢寒驅迫。無暇刻發篋陳書之際。而其精氣已長往矣。然而其詩尚沈鬱

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雲而泣神鬼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胸中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間江山相對此人猶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稱存詩其詩出於太白然此或人多知之者吾是以不具論

漱芳西室記

漱芳西室者翁子筠樓思兄而作也筠樓之兄兩三名其室曰漱芳故茲以西稱蓋自二陸居參佐廨遂以東西為兄弟故事而士衡二十作文賦已有漱芳六藝之言夫人生惟詩書文字之味歷歲彌長況又以天倫敍樂之思引而長之六藝之旨可勝既乎兩三為廉吏有令子今筠樓又體兩三之志奉母以教諸子長松蔭於庭瑞草茁於階使人孝弟之心油然生也此則芳潤之實理非所謂摘藻摛華以為漱藝者也吾聞之也萬物發生於東成實於西芳之為言又萬物之精粹者也其在人則為美質其在事則為懿行其在載籍則為道德之光其在家庭推而至於邦國則為善氣仁風之感被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莊子曰正得秋而萬寶成是室也一名新梧書屋梧之初引也得春氣以榮及其青蒼結實蓁葉而茂密則在乎秋此亦西之義也吾家一桂房後代有聞人至兩三兄弟同登進士筠樓又以省試第一

人起窮皆近族所罕有。而雨三平生未罄之蘊。奉母教子之休祐。胥於筠樓收其功而食其報。可謂成實於西矣。往者雨三成進士南歸。予為作漱芳室記。至今十有八年。又為筠樓作西室記。故特發明此義。著之家乘。傳之宗族。並以語蘭芷藻芹。使知同芳共氣之克承有自也。其已見前記者。不復贅云。

洪節母傳

乾隆己亥夏。予得識武進洪君禮吉。發其篋。得所為詩文若干首。皆磊磊志節之言。又刊史傳謬誤若干卷。洪君蓋欲予知其學行所自也。泣而言曰。公可以為其母氏之文矣。君甫壯歲。遊京師。而衣飾樸素無華。曰吾母教之以安志而平心也。君客於外數年矣。非義之財。視若酖毒。曰吾母教之以禮致養也。君所與交。皆文人正士。有延君授讀者。母聞其服官狀。戒毋往。其時相過從者。必審察其學行。曰擇友最難。當慎於始也。君為學無所不窺。而訓故尤精。蓋母幼肄詩爾疋漢魏樂府。龍急就章。辨正古今字音義。父嶍峨令。嘗命手書諸經授弟妹。及洪君從母受諸經難字。分日手課之。君猶記讀至禮經夫者婦之天句。母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是句讀也。君生六歲而孤。母夜績授經。洵步屑及糠覈以食。而日儲米數合食其子。子不食泣。母亦泣。洪氏世有隱德。然母居貧。不肯貸於人。曰惡其近於取償也。每訓子。輒陳說

先世遺澤。及居官善政。聞於君父監生君者。為子制衣。尺寸必使如其大父及父時。曰毋隨俗遷改。又曰。汝父生平砥品礪行。吾望汝為完人。非求貴顯也。嘗積紡績及子授讀所入。舉三世七棺。遇諸奴暨撫諸從子。尤厚。娣婦余孀寡。以次子迪吉後之。通州人盛聰者。其弟覆舟於江。君父監生君出之。監生君在殯。比戶失火。聰冒死舁棺。而聰貧。一子年幾四十未娶。毋鬻錢裝助之。其以內行為教。皆此類。嗚呼。節母之孝慈者。世固有之。至於服飾取予之際。關係人士之品概世教之廉隅者。求諸壼訓。不其難歟。若夫函雅故。正文字。尤婦人所難。而在毋則尤其小者。故洪君以副榜貢生。克有聞於時。蓋不徒以其文矣。監生君諱勳。其卒也。毋年三十八。毋姓蔣氏。卒年六十三。洪君以毋命客廣州。聞毋病遽歸。已後含斂十八日矣。故其求所以傳毋者。哀切尤異於人。嗚呼。吾文何足以傳之。

惺齋王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先生幼即有志聖賢之學。不為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廉訟獄。禁賭博。設十家牌。平鹽價。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溝渠。修橋梁道路。諸實政。悉殫心力為之。邑人以為抵他令數十年之功。

既以誣被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携幼。饋粥米汲獻。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先生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主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陽嵩庵。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先生為學。以宋五子為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為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史記漢書韓非子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註。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勾股九章論。祗平居士文集。夲壽堂家訓。若干卷。凡嗜學多文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先生博極群書。勤考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謂真儒矣。既病革。猶補註周易下經。及易簀前一日。猶命子尚纁。改定順宗實錄記疑條中二字。蓋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世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子男三。天石早卒。尚珏附監生。四庫全書謄錄。廣西候補縣丞。尚纁增廣生。孫男二。克任國子生。克靳。孫女一。曾孫男一。銘曰。

孰能博綜漢唐而篤執程朱。淵哉若人。不見是圖。學則伯厚東發。教則鹿洞蘇湖。盍

超出乎籍湜紹述閒而獨為韓之徒。

戢園程先生墓誌銘

昔方望溪為李剛主志墓。於習齋崑繩諸人。自別於程朱之非。痛切言之。虞道園所為慨然於魯國許公。以表章程朱為己任也。新安程編修戢園。少以文名江南。乾隆壬午。始官京師。予與接席賦詩。目為淹雅者流耳。後十年。予自粵東歸。始與深交。往復劘切者十有二年。嘗歎其博綜經史。詩文撰述。皆所易識。而獨其篤守程朱。為後學所宜矜式也。君束髮時。讀蕺山劉念臺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戢園自號。其後綜覈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未始不以程朱為職志也。著正學論七篇。反覆於體用博約之際。嘗與友人書。謂宋儒講太極河洛。率入麻衣希夷之說。又以鄭衛為淫詩。其他小誤處。間亦有之。大者止如是。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為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古人一飲一食。必祭先嗇先農。是不忘本。吾儕被服儒素。亦思其源安在。而敢自異乎。君治經之功。與年俱進。著周易知止編三十餘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若干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群書題跋六卷。又所為詩文凡若干卷。桂宧書目若干卷。桂宧者。君讀書室名。君家素饒於財。自少至壯。積書三萬

餘卷中年已後家落而書亦稍散失矣君先世系出周大司馬伯休父封於程以國為氏西晉末以官遷新安君之高祖自歙遷揚以鹽筴起家君早失怙恃中遭逋負然家固業商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賓客讌集無虛日君好學工詩及見江淮老宿一時若無錫顧震滄華半江宜興儲茗坡松江沈沃田諸君子咸與上下其緒論然屢躓於場屋肄業國學南遊金陵愛棲霞牛首之勝憑眺山川攷證古今所至傾其坐人歲壬辰應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乃悉棄產償逋攜家北上辛卯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癸巳授命與修四庫全書丁酉授翰林編修君遇益隆學益進家益貧然其豪氣直摯發於天性嗜書籍若飢渴待朋友如性命赴人之急周人之急猶不減其家全盛時也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儔偶聚散娓娓數百言然獨枯槁俯仰今昔而君亦垂老矣君苦末疾然嘗有山水之思欲遊河洛關陝歸老江甯卜一廛以畢志癸卯秋請假出都由中州歷華嶽抵關中而疾不起今中丞畢公為經紀其喪撫其孤南歸護安厝於江甯中丞之篤於友誼為士林所推而君之風行信於朋友即此可知矣君諱晉芳初名廷鐄字魚門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充方略館纂修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事以翰林院編修加四級　誥授奉政大夫文淵閣校理充四庫全書纂修官武英殿分校官辛丑科會試同考官

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某月日。年若干歲。子二。長瀚。次某。銘曰。

昔賢所闕。緒在七閩。君籍新安。力學維純。疾彼夸博。而背其真。窮經致用。修辭輔仁。有粹其實。有斐其文。博極萬卷。不忘本根。江水滔滔。鍾山嶙峋。石室雲封。詞林學人。

翟晴江先生傳

梁同書

晴江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後改字晴江。翟氏世居汴。明處士應隆。始遷仁和之臨江鄉。三傳至滙舍封公。先生其仲子也。性簡訥。好讀書。家素饒裕。有賈業于京師。封公使先生北去督之。因得友當世魁儒傑士。以益砥于學。先生晝則與賈人子伍。操奇贏握籌筭。凡尺度淳制質劑之屬。悉經理焉。入夜閉一室。一燈熒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寢。已寢客至不得通。戶懸小鉦若鈴索然。客或掣之。于戶外頻擊鉦非應。曰畢中。起復治賈人事。率以為常。作為詩文。閎中肆外。京師諸先達漸有知先生者。吾杭鄭筠谷金江聲杭董浦諸先生。咸與定交。以國學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人。明年成進士。名日益起。諸先達爭欲羅致出門下。而先生性朴茹恥。以呈身博高第。謝不往。名列三甲中。例選知縣。先生曰。非吾所能勝也。吾木強不能取悅上官。即不以罣敗終。當以不稱職罷矣。投牒銓部。改就教職。丙子教授衢州。越六年。丁封公憂。以歸。繼丁母太孺人憂。服闋。需次十年。補金華教授。又六年。以年至乞休。又三年。歲在戊申而先生歿。生平無他嗜好。壹意于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諸子之瓌論。百家之瑣語。山經地志之異聞。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貫串之。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有所得。輒劄記之。意或齟齬。則旁

參互訂穿穴以求其合。自壯至老。手弱翰一管。譔述無倦。目短視。雜牘繞寸。容至前不知也。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如繅繭絲。如決奔泉。反覆數千言不竭。所著四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草堂辨利。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稾。已版行于世。未刻者。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偁經證。漢書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澗理安寺志。衛福院志。三衢可談錄。玉屑筵。涉獵隨筆。平皋小隱詩話。桂隱百課蓺。歷朝著題律選。無不宜齋詩文全稾。藏于家。先生雖官止學博。不顯于時。家日落。不得比中人產。然著書等身。殁而不朽。亦可以無憾矣夫。

論曰。吾郡城東北門曰艮山。居艮山門之外。同時以博通稱者為兩人焉。一為先生。其一則西林吳先生。吳先生不應舉子業。惟古是耽。所著吹豳錄。說文理董。讀古之士知好之。特不若先生譔述之勤且富耳。吳先生奉釋氏教。于內典尤精。而先生則不信西方聖人之說。嘗自言童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眾童子持梧往擊僧。僧踉蹌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兇也。故雖甚好書。卒不喜瞿曇氏之書。其不同如此。嗚呼。此可以槪先生矣。

吳一峯小傳

余表弟張仲雅。工詩。能取友于梁溪。得詩友曰吳一峯。短視善嘯。性孤立。寡交遊。簡

淵不稱人意。弱冠工算術。一試算學生。再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五。中丁卯順天副榜。皆非其志也。時汪文端公賞識之。留止邸第。文端故多藏書。一峯得徧讀之。胸中于是益博。生平作詩著書外。無它嗜好。家故赤貧。不能閉門隱。輒挾破硯走東西南北。傭筆為食。四方賢士大夫耳其名。爭延致之。然落落不苟合。少不當意。即拂衣去。游迹幾徧天下。所得詩亦不下數萬首。既自削去太半。鈔存一十六卷。大致生峭清麗。不肯作寒餓語。嘗自期以無俗韻。無儒響。無杜撰字。則所詣可知矣。著書凡二十八種。說經居多。于易詩撰述尤富。夫以君淵雅之才。俊逸之筆。倘得所遇。足以軼轢一世。而乃鬱鬱牖下。卒年止五十有六。命矣夫。余與君有同年之雅。江浙相去四五百里。聞聲相思。未一識面。所知皆仲雅道之。嘗告余君小年事。有父友枉車騎過之。欲呼與語。不應。至再。竟僵卧不肯出。益自童子時。其性僻已如此。仲雅不為誕辭。不為溢美者。故可信也。君姓吳氏。名崧。一峯其字。又號黼仙。父鼐。以進士官工部主事。曾祖祖並以君從父鼎貴。贈翰林學士。君以名家子克自樹立。成一家言。亦其淵源有自也。

論曰。昔謝臨川稱劉公幹卓犖偏人。而其文有氣所得皆經奇。一峯似之矣。偏非文人美目。然其所以卓犖者固在是。不則為鄉愿為胡廣中庸。又孰薰而孰猶耶。余既

傳君因思天下之大耳目之所不及如一案者或亦有人而余恨不能一一傳之雖然一案有知其果以余之傳為重輕乎哉

大同府知府雪廬袁君墓誌銘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先文莊公乾隆壬午主順天鄉試所取士也君始以諸生食廩餼循例肄業太學以訓導待選既捷賢書于丙戌會試榜後取國子監學正己丑榜後復取中書未補用以考取咸安宮教習期滿以知縣揀發江蘇歷署睢甯南滙旋補宜興調武進又調銅山晉江甯船政同知又以保舉送部引 見特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兩署雁平兵備道事年七十有三卒于官君以文學起家為政慕古循吏而治獄尤詳慎其官宜興也縣有積獄千餘自君涖任坐堂皇聽決至漏四下不倦卒以次胥斷先是有丐徒聚匪劫掠戕人命再矣而未得主名君一日過廢剎見其旁有人瑟縮然疑之執訊之得其先時殺人狀發其藏有血衣存卒逮捕其黨具獄以上分首從伏誅靖江獲盜七人已擬辟矣大吏檄君復勘君察其非盜也研鞫之得其為盜所脅情甚確卒白于上脫之君以能治獄名故大吏亦屢檄君會勘他邑獄其所平反甚夥其遇事精審尤能應度終始宜興縣旁東西兩氿路通洞庭易為漁戶藏奸君為編排網舟字號胥小無以匿宜興產米甲他邑歲納粮時粮戶競進

君慮其狼戾。為按日分區。納者無後時。亦無敢爭先者。君既去。宜興。後奉以為法。其官銅山也。值淮徐二府歲大歉。君下車。按城鄉遠近。分設粥廠。日詣親驗。胥吏無敢為姦。時有以大戶囤積告者。君徐諭之曰。安富戶。即以育貧民。何騷擾為。既大戶亦感君意。爭輸粟數百石數十石不等。賑賴以繼。銅山舊例辦稭料備河隄工。恒苦不給。君為分歲料以儲常需。撥兆料以濟急用。用以無闕。其任大同也。所轄七縣一州一廳。事無鉅細。咸親理之。無留牘。大同舊隸邊外紅旗牧地。凡市易投稅。周巖嶺三百六十餘里。君心惻其遠。牒請于得勝堡設關代徵。計程近二十里。商民稱便。郡治興雲橋。為元泰定中建。緜亘數里。歲久圮。行旅病涉。君捐廉俸。創始鳩工。期而工竣。蓋君之為民計。非止一時一事。惜夫君之不得永其澤而遽沒也。君少以擅學能文。有聲黌序。及登仕籍。屢任劇邑。一為大府。其所設施卓犖如是。賢者固不可測。而或謂政事與文學。不能合一。豈其然乎。惟先公始以文學知君。不得見君之政事。余獲附通家之誼。又悵君久宦于外。不得及君之生時。數接其言論也。然自君沒。而游先公之門者存亦鮮矣。悲夫。君卒于嘉慶五年八月十九日。諱知。字紆亭。雪廬君號也。籍杭之新城。徙居錢唐。則自君祖始。君祖諱岑。考諱可達。並贈如君官。祖妣宋氏。繼祖妣周氏。妣周氏。皆贈恭人。其封恭人者。姓朱氏。為君之配。長子溶。江蘇淮安府山

盱通判。次子濠。候選府同知。先君卒。濂則君之第三子也。女適同里歲貢生候選訓導祝泉。孫二人。桐槐。孫女七人。君卒後十年。庚午八月初十日。涇等卜葬君于西溪小馬山之陽。以朱恭人祔。先期來請銘。銘曰。
處純儒。出循吏。維民賴良有司。君起而尚吏治。江之左。民曰微君。我民誰荷。山之右。民曰君逝。君惠在口。生有祠。去有碑。緊良二千石。姓名昭垂。而欲不沒于千秋。視此銘辭。

王陵論　　黃達

王陵非漢純臣也。史稱王陵有母。自殺以安子之心。俾得佐高祖。定天下。成漢家勳。吾則謂王陵可以不事漢。而其母亦不必自殺其身。適貽子以不孝名也。何者。陵始為縣豪。起豐沛之間。高祖嘗兄事之。後乃以兵屬漢。初未嘗委贄為臣耳。當項羽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此時。惟有痛哭流涕。以感動項羽。或者項羽憐而赦之。未可知。不然。歸楚以全母可也。否則隱處南陽。躬耕以老。項羽雖殘暴。亦何至遽加鼎鑊之慘。彼見高祖雄才大略。非喑啞叱咤者所可比倫。因決意歸漢。并率其黨數千人。皆臣附焉。則其母之伏劍。與項羽怒而烹之。固早在陵意計中。天下有忍于殘害其母之人。而佐命立功。遂可告無罪于天下後世哉。雖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殺其母以成己之富貴。君子所勿取矣。昔徐庶薦孔明于先主。及曹操獲其母。庶謂先主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庶自薦賢外無赫赫功。而審擇于根本節目之大。以此較彼。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後太后欲王諸呂。面折廷諍。杜門自絕。論者謂陵雖少戇訐安劉氏。功不在平勃下。夫人苟孝行有虧。則其他皆無足數。王陵安得為漢純臣也哉。

韓侯祠記

余自壬午夏來與淮學。韓侯之故里也。始入境。即過所為淮陰市橋者。廟貌頹圮祀事不修。未嘗不歎侯之英爽赫奕。宜食報于其鄉。而世遠湮斯。亦官于是土之責也。未幾漕帥楊公檄山陽令。徙建縣治之左。飭材鳩工。閱數月告成。而韓侯祠煥然復新焉。嗟乎。侯負倜儻奇傑之才。落魄窮愁。漂母憐而飯之。後登壇為大將。佐漢高取天下。雖終以讒被法。其精氣之所聚。當必能顯威神以福其土。世祀勿絕矣。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夫懿好之在人心。苟有功德可紀。不必于其生長釣遊之地。凡仕宦之所經。流寓之所託。皆將建立祠宇。春秋報饗。況侯實鍾淮之靈秀哉。淮之運河隄畔。故有漂母祠。侯之釣臺在焉。而祠廢勿葺。非所以肅明禋之典。垂示無窮。則洵矣楊公是舉之與祭法有合也。因作迎神送神之曲。其辭曰。

淮之水悠悠。湖之雲油油。宮闕式煥兮。安我韓侯。功成百戰兮。蹶項興劉。宜廟食以崇報兮。考鐘鼓而清謳。神靈返兮香絪緼。雲車風馬兮自天門。嗟禍起鍾室兮。莫知其冤。灑英雄之血淚兮。何處招魂。願侯降福于茲土兮。永祀勿諼。

遊晚甘園記

余客淮陰久。荻莊柳衣。歲或一至再至。晚甘與之鼎足而立。遊屐未到。蓋土人所稱南園者也。四面環水。菰蘆叢雜。不尋其徑。雖近在咫尺。如蓬萊仙島。可望而不可即。

故園特幽異而深秀。庚寅秋。蔣君丹山。邀余遊。輕舟如葉。可容兩三人。水清見底。浮萍隨風蕩漾。過一小橋。持篙者傴僂然後能入。再進則所謂南園者在焉。醉霜紅葉參差掩映。夕陽欲下。宛如一幅畫圖。又有殘花滿庭。蕭疏可愛。孤鶴一聲。戛然如在空際。因各據石坐少憩焉。已而登樓。向所一再至之荻莊柳衣。歷歷在目。將無置身高處。境象又有不同者耶。園為晚甘主人別業。曾偕其叔父爽林水南兩先生提倡風雅。延致海內知名之士。文酒讌會。一時稱盛。至於今風流雲散矣。余始至。主人尚未宿草。時時觴咏之地。每思攜短筇。縱覽其勝。乃遲至數年後。始得問津焉。徘徊憑弔。恍如晚甘主人。晤語于珠湖淥水間也。返而登舟。蔣君曰。願有記。于是乎書。

姜孝子傳

姜孝子。名元凱。華亭人也。曾祖雲龍。明內閣制敕房撰文中書舍人。歷太僕寺少卿。祖爾鈺。父鏡如。並候選州同知。母芮氏。孝子賦性惇篤。五六歲往來親黨間。與之棗栗。輒勿食。問其故。曰。我以奉父母也。宗族嘖嘖稱姜氏有子焉。久之。父游京師。奉母家居。晨入學。必執書覆依膝下。既問安。然後去。暮歸。牽衣侍側。或誘以戲嬉。不一動。比歲。祖繼歿。孝子默禱於神。方夜讀書。聞空中語曰。里中有孝子。勿可犯。時道路死者相枕。與孝子為鄰者。皆得以無恙云。一日隨父渡江。中流暴風。舟幾覆。孝子哀慟

籲天。怨若有挾之以登岸者。人咸以為至行所感焉。

聖祖南巡。內大臣馬公扈蹕至松館孝子家。欲挈之往京。孝子以親老辭。未幾。其父經營宅窆。繭足荒山中。觸冒寒暑。積勞失明。孝子迎醫療之。百無一效。竟嘔血數升以死。時年四十八。生二子。長早殤。次子尚幼。將易簀。語其妻以仰事俯育。曰。爾能是我死無恨矣。故其妻亦克以孝稱。其臨終詩曰。但願曾西養曾晳。誰知顏路泣顏回。聞者莫不悲之。

黃子曰。余讀後漢書。姜伯淮以孝聞。被徵不至。後士游事母尤謹。有甘泉躍鯉之祥元凱本其苗裔。而至性過人。嗚呼。何姜氏之多孝子與。

川沙同知鮑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五年秋。黃漕同知鮑公。延余課其子。越明年。移駐川沙。余隨至行署。又明年。赴淮安教授任。與公別。未幾。公以訃聞。卜葬有日矣。為誌其墓而銘之。公諱成龍。字禹門。鳳陽人。以選貢授成都令。陞打箭鑪同知。金川蠢動。守將某潛逃。賊出不意夜將半。擁眾至。公率家丁依山列陳。多張旗幟以惑之。賊疑有伏。竟引去。夫以佔畢書生。膺民社之寄。一旦變起倉卒。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保障封疆。視彼武臣健將。望風退避者。相去何如也。川督某與撫軍某相齮齕。囑公索其瘕不得。用是銜公。假鍊

眞之法。惟時家財蕩沒。眷屬數口。寄食省門旅店。孤露流離。暌隔數百里外。傳聞者或言公已死。老妻弱子。哭聲徹晝夜。感動行路。而公身履艱危。恬然不以介意。非中有所得而能若是耶。後川督敗。忠勇傳公爲經略。事乃白。補官松江董漕同知。甫涖任。缺已裁。改川沙海防同知。川沙係海濱荒僻。檄委修築塘工。風餐露宿。身先畚鍤。不閱月而告成。繼攝上海邑篆。百務蝟集。據案立剖。並無留牘。邑有申江書院。公嚴立課程。每捐清俸以示獎勵。會當科試。矢公甄拔。夜漏將盡。一鐙熒然。猶手自披閱。榜發大愜衆望。其培育人才又如此。桂林陳相國巡撫江蘇。器重公。特保薦知府。而公旋以病自劾免官矣。公居閒散之秩。矯矯自守。裝橐蕭然。一切苞苴請託之事不得行。同寅某招公飲。衣質典庫。託故辭之。其清廉略可見矣。所著有蜀中草若干卷。余爲之序。公生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乾隆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封恭人。子二。長某。候選州同知。次洄。郡廩生。從余遊。嗜學能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公于某鄉某原。銘曰。

氣之壯。貫星斗。品之純。比瓊玖。蹶而起。官不久。嗇其身。宜有後。

葉忠節公墓表

自古英偉奇傑之才。所以扶植名教。垂表人倫者。原自有豐功駿烈。展布于時。而非

徒遇事窮勢迫。借一死以塞其責也。然或處遭逢不幸。人皆洩洩求活。獨曉然于大義之所在。而殺身成仁。于以流芳史册。照耀來茲。如龔忠節公者。洵矣其不可及。公諱映樞。字丙霞。上海新場鎮人。後析縣始隸南滙。考諱有聲。明副都御史。以直節顯。公夙承庭訓。少時即自奮勵。中順治辛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編修。歷官湖北粮道。康熙二十七年。撫軍某酷御其下。武昌兵謀為逆。有衆數千人。突至轅門。露刃呼譟。撫軍某倉皇失措。竟潛遁。公聞變馳往。諭以朝廷威德。爾等無作亂。衆不應。且脅之從。公嗔目叱之。奪刀欲自裁。賊曰。殺好官不祥。羣蜂擁入署。環以兵。公見事不可為。繕遺疏望闕再拜。升公座。剄死。賊大驚。歎息而去。事聞。贈工部右侍郎。蔭一子。

御書忠節二字謚之。夫當禍災猝乘之會。身為雄藩重寄。失定亂之才略。望風退避。公冒險直前。曉譬賊以大義。雖勢燄方張。力未能撲滅。然彼洶洶者。猶知好官不可殺。使爾時竟顧惜性命。接踵逃。則平日藉高官厚祿以豢養其妻子。一遇患難。視若秦越之不相關。國家亦安賴此臣子為耶。蓋惟公有所得於中。故能臨事不惑。從容就義若此也。我郡丁明之季。陳黃門夏考功諸人。類皆致命遂志。卓然為邑乘光。以公之貞操亮節。後先輝映。斯亦足以風厲末俗。愧為臣而不忠于所事者矣。余與公之孫鈞齊交。以表墓之石請。公居官政績。與夫生死年月。及世系子姓。自有傳。不

具書特綜其死難本末揭之于阡俾後之覽者興起焉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十三

蔣衡 字湘帆江蘇金壇人 恩貢生乾隆初以手書十三經進呈 賜國子監學正銜後太學刻石經即用其本有拙存堂集

顧詒祿 字受百江蘇長洲人有吹萬閣集

蔣衡 字丕烈號芝岡江蘇長洲人附貢生官江西按察使

贈山陰姜藻亭序　　蔣衡

人生意氣之合。出于性哉。情先之矣。千里百里。未嘗一通姓字。而冥求之投。時無論久暫。事無問大小。數語所感。相視而笑。遂莫逆于心。嗟乎。友朋道喪。矢天指日。臨小利害反擠下石者。皆是懲羹而吹虀。夫豈不夙夜寒心。然而倏有所合。情動于中。複至於不可解如此。而必欲違己拂性。使人道終絕于天下。則又何忍。余與山陰姜子藻亭交。不知其何以遂至于斯也。庚戌夏。余至曲阜。寓孔大令樸齋署。時修孔子廟。四方士雲集。往來者日多。而藻亭契我尤甚。既同處一齋。語默食飲呼吸相關。藻亭身長而瘦挺。才高機敏。性躁急爽朗。不能容物。慷慨負意氣。父汝剡公。教子最嚴。毫髮不假借。藻亭讀書能文章。未嘗少有所觸忤。幼隨其父出入蜀川。下沅湘洞庭漢江彭蠡。而豫而燕趙齊魯閩粵東西。無不到也。兄臨皋有奇氣。好夸大。不事家人產。卒于都下。時藻亭客中州。聞之奔赴。已厝于京師西便門外。地有四棺。問使者妄指以對。藻亭乃題詩刻石誌其處。復出都謀返葬資。未一年。朝廷新例。家無停柩荒塚盈野。藻亭竭力蓄資。詣舊時所誌塚。哭拜啟棺。非其兄也。大驚搶地呼天曰。嗟乎。姜扶死矣。數千里外。匍匐而來。將求兄旅櫬。乃誤開他人棺。冒不赦之罪。罪雖死

不忍吾兄死骨之終于莫見也。復連啟兩棺。又誤。于是昏迷氣絕。尸家訟之于官。拘係藻亭。藻亭流涕陳情獲免。藻亭曰。吾幸而復生。兄骨其猶有望乎。乃輾轉呼號。獨宿于百千荒塚間。狐狸鼠雀出沒之所。冀鬼神或有靈。得以夢告。而申旦寂然。悲憤益切。因以重利屬其土人遍尋。始得真塚。啟視則頭顱鬚髮宛然。附身衣衾皆與家人所言合。于是易棺重殮。扶至山陰。泣拜告于其嫂而安葬焉。藻亭至今尚未有子。身客幕中。以俸金寄其弟羽豐。理家事。誓曰。吾弟兄茍有二心不同居者。身首異處。弟亦奉兄命惟謹。藻亭于兄弟之倫。死生篤義如此。此余聞其言。為之俯首下心敬愛之深。入于肺腑。欲大聲疾呼。使凡有性情者。共則傚之。庶於天理人心。猶不至一朝盡泯也夫。藻亭與余亦不過萍水交。若非其至性過人。使余傾倒。雖馬遷楊雄再世。老人未輕心折也。況區區富貴乎哉。藻亭先贈我以詩。而尤喜吾文。余不能詩。故為道兩人所以相得之故。俾吾黨之士。咸知立心行己。自培養天倫始。則其于友朋當不求而自合矣。藻亭其許我否。

曲阜西柳莊燕園記

沂水發源于尼山。迤邐過阜城。至金口壩合泗。壩之上流五里為西柳莊。有燕園。敕褒孝子魏防西。與其弟丈西居焉。余三十年前。至曲阜。識防西。庚戌夏重來。小春之

月邀至其家園皆茅屋翠柏參天至則坐樹下石案可環五六人山肴野蔌俱極精潔飲必暢起步林外平疇數畝藝雜花四時不絕適當霜寒楷葉赤木瓜嫩黃香橙橘柚纍纍掛樹頭天清地隙意曠如也乃入窄徑古藤交橫路口俯首穿棧鉤衣摘帽夾岸密葉蔽天日忽撥葺上登豁然臨沂水銀沙萬頃遠見漁舟棋佈別開一境就地據小石復飲醉而別辛亥暮春再集同人歡飲顏子清谷濯足水濱清淺可鑑衆從之丈西發舊醅溯流乘激湍放杯余畫沙題句諸君皆和廣文先生孔書庭醉倒中流主人樂甚陳韓墨屬紀勝事余信手疾書數百言卷幾盈丈昌平山人補圖請重書之余觀今之園林壘石鑿池亭臺魚鳥爭奇鬬麗數年而頹垣蔓草凋落殆盡始未嘗不極一時耳目之盛及其敗遂不可收拾無他人巧竭而天真滅真者不朽而不真者易壞理也推之人世富貴貧賤君子小人榮枯消長當亦復然魏氏園五世于茲矣其先曾祖參議公以拒逆璫聯譜之請罷歸置斯園祖文簡公令陝西金縣父孝恭先生兩任廣文歷年既永宜其心思物力不足侈營邱壑歟乃純任天真命名曰無迄今子孫世守弗替孔子曰其知道矣乎人之巧固不能勝天之拙也孝恭歿防西廬墓哀毀鄉人敬之為請恩褒故又謂之魏孝子家園蓋孝尤天真之至云

天都程含光鞭虎救弟記

至行多奇。奇必發于天性。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起而行之。鮮克有濟。余所聞天都程含光少時鞭虎救弟事。可謂奇矣。康熙乙卯秋。含光偕仲弟某自六安歸。過箬嶺。嶺峻且險。會日暮。四顧絕人煙。沈陰黯慘。二人各策蹇行。俄而腥風驟起。飛砂疾撲。木葉撲面如雨下。猛虎攫其弟去。含光大驚墜地。持短鞭力追。左手據虎頸。右以鞭亂捶虎頭。呼號聲震山谷。虎怒力不得肆。舍其弟據嵎而咆。將以搏含光。含光負弟疾奔下嶺。投旅店。既息肩。其弟尚一息未殊。以湯灌之。徐甦。含光喘亦略定。起視仲肩背前後十餘孔。血淋漓滿地。復大慟。有道士謂之曰。虎牙有毒。深入惡血不盡出。不可救。含光竭力以口遍吮之。去血數升。醫數十日漸平。乃偕歸。當是時。含光仲弟甫十有五歲。今年已近八旬。其傷痕歷歷可數。俱寸許。聞每解衣示人。則淚涔涔。念乃兄不置也。含光大程都望族。幼具至性。偕諸弟讀書。因家道中落。謀所以養親。遂以治生爲急。奔走大江南北。家少康。遠近親朋。重其才。有重務。悉資之。未嘗以勞瘁辭。故不克永世。又聞含光能盡孝養。歸囊所有。必陳于父母前。不少私其妻子。與人交重然諾。濟困解紛。人咸賴之。而竟以中年隕命。嗚呼。含光至此死。死亦可以無憾向使虎攫仲弟時。氣餒戰慄。伏地不能起。即起。欲圖所以救。區區一竹鞭。何足攖虎

感唯有坐視其弟膺虎口或捐軀與之同盡耳而含光當其時奮身一往目中不知有虎并不知其為竹鞭且不知有己唯痛弟之危難而奔赴之其死其生不暇計余故曰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誠也至于今八十老翁一鞭撫摩時時以血淚拂拭光瑩滑澤如鐵珍藏以為世守真千古奇行足以垂教友愛云僕乙卯金壇拙存老人蔣衡客廣陵蕃釐道院友人屬為記且銘其鞭銘曰

堅多節光瑩澤仲氏血恩我伯昔遇虎以此策力不敵誠能格胡不壽致夭折八十翁形影隻自摩娑染成碧請余銘友恭式

李孺人傳

乙酉流賊陷揚州處士羅經兩妻李氏率其家婦女十三人闔樓自焚死其孫懷遇余于秦郵泣涕請為之傳曰懷聞祖母李孺人之死非但恐辱身因曾祖母春秋高吾父纔六歲欲吾祖盡力全老母以及藐孫羅氏至今一綫不絕實賴有此按孺人為浙江龍游李崑吾女幼習女訓通詩書處士之繼室也元配有女官姑子都撫之如己出當城未陷時孺人從容謂處士曰城旦夕且破妾請以死報君矣乃給姑匿別所與其姒劉氏妾梅氏李氏升樓積薪都兩六歲牽裾呼號孺人仰天大哭曰嗟乎吾所以不忍者惟太夫人與此孺子耳然事急矣命家人攜之下樓即舉火是時

孺人懷姙已八月矣。聞賊淫掠肆毒。或截人手。割人乳烹食之。甚至裸孕婦競決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戲。因謚於衆曰。是尚可生乎。狗彘不若矣。劉氏輩乃相持哭。誓不苟活。宜姑年十二。亦抱母哀號。請從死。及城西北隅垣崩。賊兵登垣。市人驚呼曰。城破矣。命婢菊花倉皇舉火。火舉。菊花奮臂一呼。躍入。身纔半仆。遺一足。未火。燄息。白骨枕藉。糾結不可解。家人斂之。并菊花一足。合葬于州城西華門外。孺人之歸處士也。年未久。善事舅姑。相處士成家業。和于娣姒。御下有恩。倉卒中能命人保護子都去。而所生女三齡。則同死火中。甲申。京師陷。先外舅王汲公。大興人。繼母魏恭人也。匿外舅于他所。抱己女及長姪女滕婢十七人。投井死。而外舅兄弟後俱成大名。顯當世。子孫以之。今羅氏子姓繩繩。富厚累世。非孺人之孝慈而以一死成之哉。惜都幼。十三人未能詳載。不無遺憾云。

將生曰。歐陽公於馮道傳。引王凝妻李氏因旅舍主人牽其臂。仰天大慟曰。我爲婦人。而此手爲人執。不可以一手并污我身。即引斧斷其臂。李氏之自埶不與同烈乎。乃士大夫當此。不自愛惜其身。如馮道者何多也。揚州陷。若史閣部可謂壯矣。而其城中乃有羅氏一門女子。人不能如史亦已耳。顧不愧此女子哉。悲夫。

管社山人紫淵楊君墓誌銘

君姓楊諱維寓字紫淵無錫太湖之濱有管社山君卜居焉因自號曰管社山人其先忠襄公諱邦乂以忠節著宋史忠襄子伯璪從高宗南渡自錢塘徙錫五傳至侍川公君高祖也侍川生隱耕隱耕生奉耕奉耕生元季諱熤元配施孺人生維正繼配華孺人生維翰維城爲君同母兄維正維城皆早世維翰析居君幼失恃以季子奉父曲盡孝養父性嚴君事之無少忤疾革侍湯藥衣不解帶父歿喪葬俱獨任其事極哀盡禮人以爲難君家素饒裕父歿厭紛囂遂相度湖濱築牆圍池因巖架屋偕妻子讀書彈琴嘯詠自樂四方高人逸士千里來訪當事愛賢者往往折節造其廬山人意所欲見則迎之否則曲避巖阿雖叩門不應也初居山中寇至君出禦之賊隨手仆膽落潛遁既奉巨魁來欲復讐君仍一身出迎賊厲聲曰今來特與公較武耳君曰諾山峻險盍之平原遂俱下賊衆列重圍張火燭天湖水照灼其魁貌偉而黑虬髯執雙鉞君以一鞭左右拒鉞光閃爍旋轉着鞭聲錚錚不絕君曰壯哉忽縱身出賊背擊之賊又仆衆震懾哀號請命去乃得安居君亦固藏其鞭誡子孫絕口不談武事性孝友潛心理學遵朱子禮立家祠日夕拜謁如定省禮祭必誠敬兩兄死撫諸孤如己出終賴以成立素儉樸終身布衣蔬食而濟人急則不計費不苟言笑爲人排難解紛片言聲服妻趙氏有賢德通經史能詩善鼓琴君於梅花小閣

擁書萬卷。興至賦詩。或作擘窠書。孺人未嘗不在側。出則箬笠芒鞋。攜杖操漁艇。醉臥煙波。嘗語諸子曰。古來偁處山林者。皆抱道晦藏。悠然自得。若中無實學。而惟枯槁沈溺。何以為隱乎。嗚呼。君之志何如。君之樂亦可知矣。初余偕同人訪君於管社山。舟泊湖壖。如登天際。摳衣涉草徑至蘇閭。重門深鎖。良久啟關。循山根攀蘿歷險盤紆上高巖。乃至。小齋三楹曰潛樂堂。檻外俯臨深院。碧梧翠竹。面峭壁。澗水淙淙下層階。臨流過澗。登山頂轉入尚友堂。窈然以深。迥異人境。俄而主人自外來。貌清癯。頎而長。偉然勁骨。雙眉直插天頂。不覺歎服。謂非斯地誠不足以安斯人也。與客談。若遠若近。意在有無閒。古所稱獨行之士。遺世特立。殆如是乎。嗟乎。太湖人所同此樂則山人所獨。人之智愚相去懸絕。乃爾耶。山人每語余曰。某孫陋守拙於山。所見聞惟松風水濤。湖光山色而已。先生所聞。乃少年負氣時事。今老矣。百事退如六鷁。付之浮雲。不足以副叢桂之恉。況今日益迂廢。所志又不在此。余以羈跡寓十三經營事墜。興君追隨湖畔以娛老。詎意君先我而去。今秋君之子白巖以狀詣袁江請余志墓。乃按狀以書其大概。君卒於乾隆丙辰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子幾人某。孫幾人某。卜兆於管社山之陽。將以某年月日窆諸幽宮。銘曰。

山中之人兮古逸民。棄軒冕兮究典墳。厭塵囂兮隱湖濱。山峭削兮水無垠。生所樂

兮死變厥身。偃然巨室反其眞。

河南夏邑縣彭君蔚村行狀

君諱瀧。字定夫。號蔚村。河南歸德府夏邑縣人也。按彭氏先世系出江右。自君七世祖。徙居中州之夏邑縣。六世祖諱中美。嘉靖乙酉舉于鄉。高祖諱好古。以丁酉舉人知直隸新城陝西同官兩縣事。萬歷辛丑曾祖諱端吾。以進士初入御史臺。抗論時事。疏數十上。權倖膽落。卒為中傷。外補參知。尋入謫籍。光宗即位。有詔求舊。擢右通政。因東林致仕。祖諱堯泰。熹廟時為中書舍人。不附逆璫。棄官歸。父諱舜齡。順治己丑進士。司李嘉興。分校鄉闈。所得皆一時名儁。然幾為仇東林者所傾陷。及事雪。補登州。尋有于七之變。憂勤軍務。卒于官。君登州公仲子也。生而穎異。襁褓時偶語名物。再問。輒指以對。因舉書示以字。字復然。百不一誤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其時梁園侯朝宗。太邱練石林。及邑中崔正誼。李萬宗。俱以能文稱。數公相矜率。于人未嘗輕許可。而君年少。與之游。稱莫逆交。蓋文章聲價相頡頏也。君具經濟才。讀書識大義。負至性。喜好不苟同于俗。登州之司李嘉興也。時　國事初定。鎮撫士民良不易。每以不得盡子職為念。中書公寄書慰之曰。有孫善事。我能承汝志矣。君奉鳩杖。朝夕追隨。不敢少離左右。及即世。登州哀毀骨立。凡治喪營葬。皆倚君。君盡禮竭誠

巨細畢舉。登州既補任。登俗悍健訟。有疑獄株連者無算。案積日久。惻然曰。嗟乎冤哉。吾終不忍以疑獄殺此數十人。因顧謂君汝意云何。君對曰。昔歐陽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乃苦心反覆詳鞫。卒破成案。開釋無辜。于七之亂變起倉猝。人心洶洶。城且旦夕破。登州公躬冒矢石。而君故知兵法。得賊情偽虛實。其籌畫山川形勢要害。如指諸掌。芻糧轉運相繼。居民某陰與賊通。召之至。股慄懼罪請死。君宥之。密令入賊營。曉衆以順逆成敗利害。且曰。朝廷寬仁。司李公智勇誠信。愛民如子。必不窮治爾等也。衆勢稍懈。登州督戰益急。君預以一軍伏險隘。令輕騎誘賊。賊至迺發。悉就擒。軍中初莫知其謀。登州喜曰。彭氏有子矣。賊既平。渠魁授首。其脅從盡赦之。人人涕泣感謝曰。彭公活我。相與立公生祠。其子孫生者。必來祭祀。父母抱持拜于階下。取名以彭。俾世世不忘公。君匡贊之力為多。君性孝友。能養親志。孺慕終其身。昆弟怡怡如也。勞則以一身任之。當其從父平山東時。父以勞疾卒。君獨數千里扶櫬歸。母倪恭人嘗患癥瘕疾。腹中氣結。聚散無常處。發時膚如火灼。枕席不得寧。君輒撫摩達旦。既革。籲天請減算以益母。母忽甦。若有神佑。疾竟瘥。登州殁。外侮日至。君獨任勞。不關白諸昆季。以故終身無閒言。君外父郭公諱燦早世無子。君既娶。迎外母霍太君奉養于家。數十年如一日。復為請恩褒表其苦節。太

君殫厚葬之。其天性過人率類此。君素博洽。于　國家典禮掌故古今事、源流悉貫。凡邑中大事。人不能決者。必折衷于君。往往一言立解。先是風尚侈靡。世家子多以聲伎裘馬相徵逐。君獨屏絕。性慷慨。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喜飲。友朋相聚。酒酣拊髀。劇談千百年事。風發泉湧。輒傾四座。魏用然者。邑中奇士也。善讀書。經史百家諸子以至伎藝方外之學。無所不通。貌極寢。衣冠時時垢敝。鄉人笑之。君獨受業于門。盡得所學。為文章。操筆立就。作詩豪邁。縱橫跌蕩。然興至疾書之。亦輒棄去。有星家者能言人死生禍福壽殀期。以旦夕旬日奇中。舉國驚走以為神。君以此中異旨。微叩之。囁嚅無以應。既而意戚戚恐不能相容。君笑語之曰。戲耳。吾不汝厄也。拜謝去。當是時。搢紳先生暨名下士。俱心折君之學識操行。咸以公輔器期之。而不意遂以明經老也。悲夫。君甫束髮。即事交遊。以友朋為性命。初省覲東下。過檇李。其時浙閩所得士。如嚴宸臣、查王望、胡道南、吳曉岳諸公。皆一時人望。君至莫不相引重。而陳子遴、金醇還、計甫草、葉。及吳越之士。翕然欲納交于君矣。初君抱不羈之才。亦銳意進取。自登州公以東林後裔。為仇家所誣陷。臨終鬱鬱。意不克伸。君隱痛焉。乃喟然歎息曰。嗟乎。明季之禍。于先通政與商邱沈相國、侯司徒、永城練司馬諸君子。共矢大節。謇謇諤諤。挺身抗疏。為東林望。豈不偉哉。今子孫即因是以被讒慝之口。夫何憾。

雖然。知止不辱。吾生平雖無所表見。但求檢身無過。鄉里稱善人。死可見先人于地下足矣。遂決意不出。嗚呼。君真可謂見幾者矣。君次子友其字怡山。爲金壇主簿。因予先伯父綏庵公。辛卯典試浙江闈中。與司李交最善。予以世講復相契。得詳知公生平如此。謹狀。

韓信論

顧詒祿

古今論韓淮陰。疑其欲反者什之七。明其不反者什之三。疑其欲反者。以其有陳豨挈手之言也。明其不反者。以其有辭武涉蒯通之語也。以予論之。不特疑其欲反固非知信者。即明其不反而不能一一指其不反之迹。猶非深知信者也。歷觀信傳際可反之時。握可反之勢。屢矣。而信終不反。乃天下已定。漢祚已堅。時失勢移。而圖萬無可成之事。此愚者所不為。何況信也。信當仗劍從楚。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斯時天下豪傑並起。陳涉吳廣陳餘張耳之徒。紛紛舉兵。信何難建號一呼。聚一旅之師。爭雄角逐。而獨亡楚歸漢。漢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于是逃亡。豈不謂其時可與就天下者。楚漢而已。而俱不見用。世無知我。則甯窮餓以沒世爾。此其識甚高。其志甚固。其不欲反。大略可知矣。而說者謂信無其資耳。及漢王設壇具禮。召居上坐。因其計出陳倉。定三秦。進兵擊魏。定河東。復益兵三萬人。進擊趙代。所遇風靡。信于此時。誠如蒯通所言。為楚則楚勝。為漢則漢勝者。苟因漢之資。據有一方。以距楚漢。三分可冀。而信不出此。其不欲反。又可知矣。然說者猶謂信與漢王。非有深知之素。因蕭何一言。拜為大將。君臣相遇之隆。自古未有。士為知己者用。信有所不忍也。至漢王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其印符。易置諸將。則漢王之猜疑已露。且武涉勸以連楚。蒯

通敎以倍漢。言切慮深。及時爲之。未晚也。而信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猶豫不決其不欲反。更可知矣。迨鳥盡弓藏。而陳平偽游雲夢之計。陰以襲信。信若乘釁發兵。雖天命有歸。事不必果濟。然亦何至束手就縛。乃明知見禽。而斬鍾離眛首謁上。甘載後車。反覆觀之。其不欲反彰彰也。安有兵既去。爵既貶。身居漢王掌握中。轉與漢王信幸之臣。步庭謀約。并無論其後陳豨之反。周昌激之。與信無與。而視信平日謂漢王爲天授。非人力者。彼其料事之明。如畫之掌。至此而頓亡故智。無是理也。特是信雖無欲反之心。而有致殺之道。古之人臣。有高天下之名。建不世出之業。則避禍不可不審。非功成身退。辭爵弗居。即小心韜晦。抑畏謙恭。以遠讒忌。否則美田宅。豐飲饌。肆志聲色。以示無心天下。令人主不疑。信皆未能。而怨望不平。凌轢儕輩。羞與絳灌並列。以樊噲椒房之戚。言稱臣。跪拜迎送。而信曰生乃與噲等爲伍。豈非自速其禍耶。鐘室之難。所由來矣。語有之。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其有鑒于此哉

明少司寇王公傳

公諱心一。字純甫。號元珠。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熹廟初元。試御史。尋眞授江西道。改山西。是年九月。給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二十項。魏進忠陵工敘錄。公知亂政之漸。因上以義裁恩疏曰。遼左破敗。三軍之士臥不解衣。食不重飽。朝

廷慰勞存卹宜先今重念宫中之私勞輕念遺臣之疾苦流播聽聞殊傷聖德況梓宫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强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臣雖欲畏罪不言不敢任聖明之顧小而遺大也上怒責之科臣倪思輝朱欽相論客氏不宜出入宫禁有旨降謫公既合臺臣具疏申救更上忠言可味疏求復二臣官謂言者一段苦心積慮不透徹于皇上之心恐聖主有納諫之諭依臣進拒諫之詁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之俱危疏入亦被降調旋起巡視蘆溝橋巡按廣西掌浙江道最後以保接忤璫御史劉大受為崔呈秀所惡削籍歸當客魏勢張釁開宗社毒流搢紳幾至移九鼎而隳七廟公早見其漸首為論列而後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繼之逮東林六君子逮摎桎梏並繫銀鐺三木橫加填尸牢户清流之禍甚于漢唐獨公以奸邪擿逐棲遲故園為六君子開其端不與六君子同其禍識者謂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為公而安全之然豈公之本志哉思陵踐阼起公原官歷卷京畿監武闈侍經筵益思盡抒其蘊言碩畫務劾罪輔馮銓上禮義廉恥疏甄別奸黨保全善類陞太僕寺少卿差督餉兩粵事竣請終養丁艱服闋起應天丞尋陞尹時流寇張獻忠破和州蹂躪廬鳳安慶閒烽火接于畿甸公至撫循綏緝舒民疾苦清馬户甦驛遞飭江防城屬邑之無城者補軍餉之無額者士當馬牕獻

忠覘知不攻而去擢大理卿轉通政晉少司寇旦夕入綸扉乃韓城柄國以定逆案舊怨中公危法賴思陵知公冠帶閒住嗚呼明至思陵非不宵衣旰食慮亂憂危無如貪濁之風成于下孤立之形見于上即有懷經協術忠義偪塞如公者痛哭而陳發憤圖難已無能措將傾之廈絙既沈之鼎矣復隨升隨躓置之閒散以迄于亡雖曰氣數豈由人事哉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是可長歎息也福王立環召不赴南都失守悲悸而歿著有韻雪堂集八卷

贊曰予讀南昌王猷定楞叟傳述魏忠賢亂政御史王公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閹意旨使其子元蔭賂叟殺之叟陽與元蔭交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為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噫公之忠義感人深矣

周隱君傳

獅山之旁有山曰何山梁隱士求點葬此故名山之麓周隱君居焉君名㦸字儀則尚白其號年十八病寒兩足踝若脫不能履地取六經史漢暨海志山經枕上吟誦十年學用以成為詩畫無師傳超然絕俗嘗謂詩由性靈流出規規古人雖工非余詩矣畫以韻勝摩詰北苑佳處在閒遠蕭疏後人精工嚴麗去王董愈遠隨宋君嘉

擬防河山左。匹馬閒行隄上。相波勢緩急。地形高窪。攷古今河流遷徙。治河得失。故

與君言河道。則瞭若指掌。宋公子惟典寧峽縣。強君往。峽故唐剡城地。山有鹿胎桐

柏。水有嶀浦。志稱溪山奇絶處。君遊屐所至。以詩紀之。詩不能達。以畫傳之。居三年

歸。蓄二百金。時僦屋而棲。盡以新其屋。主者遽來取。君遂還之。人咎君妄費。君曰。吾

倘併數月。豈二百金不值耶。惟一子。娶室矣。至是卒。情不能堪。棄蹇驢北上。人爭適

館授餐。兩載忽思南還。行有日。戚某旅殁。君傾橐殯殮。資其柩回。素手無以歸。依吳

君李方于永平。登盧龍塞。訪田疇故壘。陟望海臺。尋漢武遺蹤。上馬鞭山。弔孤竹少

君之塚。一日驅車出關。欲曠覽邊塞險隘。經長城墜車。車輪轉股上。股斷。遇塞外醫

置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視骨粉碎。為聯綴緝桑皮紉之。飲以藥。五日能行。舊與張涇

南司寇論星辰纏度贏縮。言相契。將薦君鴻詞科。君曰。麋鹿之性。安能就羈絏哉。束

裝歸。以乾隆十一年歿。年七十一。君才思敏捷。在山左時。東平有陳將軍者。請君觀

獵鳳山。仰視雙雁飛鳴。將軍曰。先生能為賦詩。某當一逞其技。因控弦連發。落雙雁

于前。君于馬上作秋山射雁歌。識者以為正平鸚鵡賦之流也。

論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君署隱君。銜而足跡窮塞外。朝列咸知其名。間與論

兵農禮樂財賦鹽筴之源。靡不稽考精詳。疑君非果于忘世者。及觀其辭詔遄歸。棹

頭不顧又淺之乎測君矣君真大隱者歟與求點希風千古矣

迂村子傳

今天下以便捷巧媚致身通顯羣相慕尚否者目之爲迂而周君欽萊獨以迂村子自號古之名迂者唐有司空表聖作休休亭文曰老也迂然詔入洛陽陽墮笏失儀此貌爲迂者也宋有蘇子美其詩曰處身介且迂乃鬻故紙公錢召妓會客除名此不安于迂者也名與實副惟迂村子迂村子絕嗜慾好讀書咿哦行途間至得意處呼之不應慕鹿門峴山之勝裹糧攜筇歷荊襄湖沔漢足跡萬山中盡探其奧寡交遊尤畏軒冕有造之者匿身帳中若恐其攫而出也寓浙西靈隱寺邂逅歸愚予論詩合遂莫逆初善粵東方東華方外樾亭東華樾亭歿終歲愀然鬢爲之白晚與陳雪竇朱木鳶王學圃予輩三四人相酬對迂與迂契也人或隱誚之曰自彼號迂而名不彰家日削迂何益而務之君聞笑謝曰名不彰則無官守無官守故閒家日削則無營思無營思故適此迂之效也迂如故予嘗謂君君之迂信得矣迂而曰村其將舉里之人而迂之乎君曰迂者無他不失其禮義廉恥之心而已天之生人無不畀以禮義廉恥則無人不迂也何有于村噫今天下方以便捷巧媚致身通顯而君欲返之使迂真迂矣

重建西洋江樂安橋碑記

蔣衡

郡當滇粵通道西洋一江其天塹也江距郡南百里源出自板郎速部木王三川匯而成巨津盤屈奔瀉者千里而達於粵西之右江每夏洎秋雨霪漲急波濤洶湧猝不可渡兼地苦炎歊瘴煙時起需次江皐者輒多病暍行旅於此望洋歎矣雍正六年太傅西林相國總制滇黔兼須西粵省道路之艱辛憫邊甿之病涉始開鑿此遂特建橋一座以宏利濟第相度未協機宜適當水勢衝激之地不數年旋就圮壞迄今斷磯殘磴猶浮沈於蒼茫煙水間而居民過客之經此者指其遺蹤溯厥前規猶追思之弗置乾隆十有七年歲壬申秋九月余奉大憲奏請調移茲郡自維謭陋不逮前賢遠甚而於民間疾苦地方利弊以及一切應行修舉事未敢不殫心籌畫期以不負職爲兢兢祗任之初適奉　恩詔凡橋梁道路所在有司各以時修舉余伯父比部方樸公在籍獨力捐料　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好義之名聞於四海余自是益加奮勉自城垣營舍及祠廟壇壝之有關祀典者既率僚屬各捐貲次第葺治而西洋橋工所由亟爲經理也廣郡處邊徼而路屬道衝商旅還至非此橋無以便其往來且澤不陂川不梁政之弛也民罹瘴癘道暍時聞守土者之恥也爰親詣江干營度形勢或云仍舊基可則前鑒非遠或云運舊石補新工易則

撫運爲艱。迺去舊基約一里。測水勢之平緩。度山形之延屬者。先立表以定位。復溯江而上。擇不害民疇。山之多骨者。爲採石地。行不二里許。則有竹樹蒙茸。嶙峋骨立。臨江而衝激者。余顧而喜。此天之所以綏我蒼黎。供我取材也。遂諏吉祭告山川。而鳩工肇役焉。役興。余捐俸倡始。並邀同城僚屬暨紳士之好善者。各量力出貲以助。而專其責於儒丞振嚭。俾董厥成。率皆踴躍樂從。一時畚揭咸備。錐鑿皆興。鏦鏦登登。噓喚上下。恍與激湍飛瀑相響答也。役始於乾隆十有九年甲戌四月。訖於乾隆二十年乙亥十月。凡十有九月而竣。計長十四丈有奇。寬四丈。高四丈許。下設環洞三。墩位四。舉累以萬計。工倍之。前後需費共約二千五百餘緡。此皆賴襄事諸公同心協濟。吾民亦克用勸。相與有成。其爵里姓氏。另碣詳鐫。弗敢掠美也。從此長虹遠跨。駭浪不驚。霽雨清。炎飈遠。俾往來是路者。登梯拾級。如歷莊衢。上以昭　王會車書一統之盛。下以繼前賢康濟未竟之心。不亦休乎。橋兩岸樹坊以旌者。地自宋始入中國。爲特磨道。古邕州編管。昭所自也。橋名樂安者。余族姓故出樂安郡。而茲橋特倡於余。誌厥成也。且願商民之涉足於是者。舉樂其業。而安其居也。

馬市圖序

周天度

馬市圖一卷，蓋故明萬曆時筆也。載宣府來遠堡貢市。拓中為城，旁肖紅崖窩靜諸山，俯瞰梁機。城中有臺翼然，朱衣危坐者，青方袍，左右侍者十許人，青袍坐別幄者四三人。環城陴睨甲楯立者可百人。曼胡之纓，短後之服，弓刀森植，意狀閑暇。臺下軍吏數曹，長跽白事，規方擩地，百貨坌集，車廬馬駝牛羊旃毳布繒垣罌之屬，蹋鞠跳丸、意錢樗博之技，畢與其外穹廬千張，隱隱展展，射生投距之倫，莫可名數。蓋一時之盛也。嗚呼，當嘉靖之季，北部最強，比年深踐宣大間，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士殺死扶傷不給，戰守益習，於是邊郡蕭然，稍有起色。迨隆慶改元，俺旦內嚮，王襄毅因其降息，建和戎之畧。方是時，新鄭當國，中外多言不便者，政府獨違衆聽之。蕃部亦厭兵就餌，歷穆神光熹四朝，北邊最號無事。雖然，當有明諸公但知保疆休士之功多，而不知狃安玩敵之辥大；但知灌燧銷烽之謀遠，而未審坐甲忘戰之患深。傳曰，善作不必善成，非虛言也。方襄毅之初建市議曰，朝廷若允俺旦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是襄毅亦知敉之不可狃，而姑為權宜，以紓近憂而就遠計。其時枋國之臣，苟以燕閒之時，申固不拔之計，簡軍實，飭戎器，屬武守，常以敵之不至，使我有

以待其至則封疆之事無難可也。乃觀有明之政，一切不然。廟廷好以空名誓遠，至於斗粟尺帛濡忍而勿能予。疆吏則媮為苟且，訓練服習之方怠廢而無所事。而一二不諳政體言事之臣，朝夕以減撫賞、核市值為得計，使信輕失於遠人，以釁寇怨。中朝殷算，猶倚其富盛，日勤遠略，援遼戡播，禍挐不解，軫門庭之憂，忘腹心之疾，亦牽而搶卜諸人，再世不競，故勉就戎索耳。萬厤四十年，懷甯汪公道亨來撫宣。時邊事日窳，已無可為者。公欲振其積弊，稍稍繕葺城堡，講宿儲備。觀其論關餉、上款政諸書，至可哀痛，而卒無如盈廷之泄泄也。夫宣府，天下之雄鎮，而神京之近藩，乃數十年間戎政液解，士不飽半菽，上困郵而下日離，凌夷至于崇禎末造，流賊以鐵騎創殘之餘，躪陽和，陟居庸，重臣世將連胝就戮，怨軍驕帥俯頹恐後。歸之扞強敵而有餘者，今則摧弱寇而不足，何勇怯殊歟？亦積漸之勢然矣。來遠堡築于萬厤四十一年，圖之成當在其後。計爾時市局將變，圖猶若誇示大國之威靈、物力之豐溢者。迨熟覩其設色布指，將使後之人得其意於毫素之外，豈亦殷憂深戒託于諷喻者為之？是未可知也。夫一圖之小，不足置論，余特感於有明疆埸之事，不惟繫一方利病，實則天下後世龜鑑也。圖高四尺，袤五尺，卷絹寫，今存某處。月日敘。

中泉銘

滿城縣。屬保定治郡之西。渝河之流自西來者。至邑而伏。伏而復出。播爲泉曰一畝曰雞距。合而東南流。爲奇村河。又東入清苑境。爲府河。即志所云清苑河也。河自西而東。入于瀧以達于淀。自奇村至清苑。沿河之村疃百數。藉河之力以資灌溉者。農田百畝。而自府河東達津門。商賈望走郡下。方舟逆輓。莫不于是仰縱閘爲。奇村之河。既普受二泉水。顧泉之力微。則下流之輸瀉益減。農作灌溉無所資。即自府河以東曰規堰磯。而舟楫往來。益梗隘不可遠達。故泉之衰旺。其迹著于滿。而利之所由興。與弊之所伏。不盡繫乎滿也。往時余行部過其地。周歷泉所。語僚屬曰。凡水之狀脉而支分。其復出之。必非一二足也。榛莽之區。磧礫之土。宜有淤過而未顯者。盡訪諸。歲壬申。吏有來告邑之東得泉。廝無漢沮洳。棄于鼓亂者舊矣。所司具畚鍤。召丁役。濬之滌之。源益而深。流疏而清。瀹淪演紆。視一畝所鍾。大倍十許。而泉之左右。復有諸小泉。舊閼而湮者。曰五花。曰連環。曰紅花。皆次第以修復告。乃引之爲河。河長一百七十丈。則釃爲渠。渠受小泉水。率一二百丈。凡河爲經。凡渠爲緯。咸注而入于奇村河。河之上舊有閘曰響水。凡新泉及諸小泉來入者。至是畢會于是。益信嚮之專藉一畝雞距者。爲得其半遺其全也。河兼衆水。其流盛大。數倍于昔。村疃之土。凡宜秔稻者。亦數倍于昔。而自郡以東。檣艣雲集。方春夏之交。百物捿于衢。四民萃于

市歌舞歡忭欲不尸功于茲泉不可得已嗟乎一事也使有利于一方之人道民務者猶將舉之矧舉之而所及者衆所施者遠耶有修有廢其修之則人謀協也余爲知後之修廢何如也工既竣爰伐石以紀之泉故無名余名之曰申且繫之銘曰

帝營九州神職是崇列郡環之保爲距雄滿邑于西兼望緊要淸流灌輸四國是勁迺礲迺圜迺耨而穖烝徒馳馳厥用殫微我行其野目不暫捨爰諮爰謀于邑之下爰有閒田汨瀰昏潑沈泉奠出吏走相告迺度土功既闢既除去其不蠲其行舒舒別瀋五祀連寳底績紅花婉嬗如勝從嫡衆流氤氳達于奇村孰多前功視此埒堀歲行在申申堅萬物原泉脈渾數士遂出十二辰次申維兌鄉廣淵重發澤我羣甿言揆厥時辨正方位名以銘斯以溢成事

楊國聲傳

公諱國聲字廣譽西崖其號漢太尉震之後也其先宏農遷延安又遷晉之洪洞明成化壬辰進士官翰林洗馬贈戸部侍郎諱傑者又遷平定州遞傳至進孝遷宣府萬全衛遂爲直隸萬全人進孝公生二子長曰龍無嗣次曰處士成公考也處士公初艱於息撫嗣子芳聲仕至浙江紹興府知府最後乃舉公及公弟英聲方是時處士公年已六十餘矣公生有異徵弱不好弄髫年出塾誦習恆兼人方一星終處士

公遴捐館舍。母劉太恭人。茹蘖啗冰。母兼父道。公益自刻厲。年十五補衛博士弟子員。康熙二十六年。以高等受知於學使者福山李公應薦。遂以明經入太學。三十一年。補正黃旗教習。屢試京兆不遇。乃循年例需次選曹。康熙五十年。除知浙江湯溪縣。蕞縣居兩浙上流。民彫俗敝。公甫下車。問民所疾苦。務興為休息。凡利弊興除。知無不為。最其大者。革閏糧之無藝。卻遏山諸陋規之巧取。其為德於湯民者甚厚。五十六年九月。例轉湖廣彝陵州知州。彝陵當三峽要衝。為楚蜀門戶。難治什伯於湯。且自滇逆煽亂。人戶流亡。田無定賦。豪族猾胥。因緣為奸。窮民膚剝髓枯。甚至鬻子女以償無產之稅。呼號之聲。家十而九。公涖任後。悉心鉤稽。履畝正額。數十年積弊一刬其舊。他如革行戶。免夫差。凡不便於民者。務絕厥根。不以因仍自貸也。長楊縣民不協於令。聚衆阻竭。幾成不測。大府檄公往。公單騎入。為開陳大義。民皆涕泣自投。立時解散。歲丁未。江陵大饑。令以賑務得辠去。公往攝篆。多設粥以活饑者。不使不獨雁戶帖然。前後三月。所全活者數萬人。無何大隄潰決。公受委分修。晝夜庀度。千畚萬鍤。雲集霧會。隄成屹然。稱保障焉。雍正五年。內陞京府治中。八年。轉刑部貴州司員外郎。 殿庭召對。 天語褒嘉。十二年陞本部湖廣司郎中。公歷外任久。獄情誠偽。無不周知。又涖職精勤。不使吏胥上下其手。是以廉平之譽。雖臧尉之惻怛

于公之無冤無以遠譽也。方公任彝陵。荊州守某。素與公暱。既而請求不遂。睚眦于公。風動草搖。百毒齊起。賴大府深知。危而獲濟。然猶鐫公俸者十許年。及公在西曹。守以他事落職。方謀湔雪。故事廢員開復。必由刑部覆奏可否。始聽銓除。乃函書謁公。陳其冤狀。同列知其事者。謂公宜白之當事。以釋宿憾。且可因以為名。公慨然曰。危人以自利。吾不為。人窮而更擠之。吾不忍。吾惟視事理之曲直而已。已而守竟得賜環。人咸目公為長者。乾隆元年。以疾引年。予告歸里。踰年而沒。嗚呼。公自通籍垂三十年。由縣令州牧歷職曹郎。俸入之餘。脂膏不潤。家本素封。因官而落。江陵之賑。長隄之役。捐墊各數千金。私囊不給。繼以舉息。迨解組歸田。舊時恆業。鮮有存者。無身之日。家無長物。室無羨資。故宅一區。子若孫棄以予人。僅畢喪葬。視世之橐帛積金。笑語秩終者。真不可以道里舜計也。公子鉉。原任廣東海豐知縣。有循聲。孫二。丈灝。雍正己酉舉人。文濤。乙卯武舉第一人。

論曰。嘗讀唐孫樵書何易于益昌事。而歎世無知者。以視楊公楚越之治何如哉。君子遭逍明時。位不究用。古今人非盡不相及也。若夫捐棄宿嫌。不乘人以阨。此賢者所難。庶幾張季直不疑之風。懿哉篤行。自治之徵烈矣。

重葺邵文莊公祠堂記

顧光旭

邵文莊公祠舊在冉涇故第。門人莫僉事、同華郎中雲設像其中祀焉。萬厯間蔡觀察獻臣修其家祠，并葺二泉書院，顧端文公爲之記。國朝順治中，張學使能鱗重葺二泉書院，乃移像於超然堂，公祠之在惠山始此。乾隆間知縣吳鉞復修之。二泉書院者，本公退休時所爲尚德書院，嘗祀宋丞相李忠定公於堂，與子弟諸生以時釋菜，尸祝而俎豆之。蔡觀察并而葺之，其猶公之志也。自李裔移忠定像別爲專祠，今又百餘年矣。夫世有古今，事有興廢，其歷久而不敝、閱世而常存者，亦曰道而已矣。粵自文靖載道南來，喻尤既往，小山實繼，緜緜延延，不絕如綫。公出而紹龜山之令緒，傳忠定之遺徽，繼往開來，毅然以道自任，忠以體國，孝以教家，是必先有敝蹝軒冕、土苴金玉之心，而後天風海濤、研朱滴露，點易其中，無入而不自得也。於戲！此其意殆未易求諸三代以後矣。惟顧、高兩先生知之切而私淑之久也，故道南之脈於茲未墜。然則公之仔肩於大道，有造於後進，實吾邑守先待後之一人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公之功豈在孟子下乎？今滴露泉、點易臺、海天亭諸勝鞠爲茂草，而訪其故墟，尋其遺跡，山中之人往往指某處爲臺、某處爲榭也，此即公之至今存也。惟公之靈在帝左右，而神所憑依當有陟降於斯而浩然長嘯者，此則超然堂之

一新再新。爲後死者之責。必無可諉也。光旭一再過之。慨焉如擣。爰告同人。集貲五百緡。鳩工庀材。經始於己酉六月十三日。閱兩月落成。蓋公之德彰矣。昔者泰伯至德而無嫡嗣。至於今天亦若靳之者。伸於彼而詘於此歟。抑有數存焉。天亦無如何耶。光旭猶有感焉。公之言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何爲假道學。語曰。無爲小人儒。此公孫宏張禹孔光之流。揚雄馬融之輩。所爲竊儒以終身而流於無忌憚者也。若是者。公深疾之。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謂假仁義也。然假仁義者。猶見諸實事。假道學者。但竊其虛名。故公尤疾之而不顧人之爲之也。光旭於道茫乎其未有見。因公之言而推公之意。得毋謂是乎。然則所謂眞士夫者。非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乎。祠成。將與諸同人以時享獻登降於公之庭。敢以是說質諸公而告來者。

校刻逸周書序

謝墉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為尚書而於尚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為周書而別之。劉向以為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即列於尚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別之於尚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為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尚書周時誥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彷彿。不第克殷度邑。為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小異。要不足為病。而箕子月令。想即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既多。又頗有為後人羼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為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為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謚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末成湯伊尹語。皆為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為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義酷似國語。無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儆之歎謀洩。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即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蓋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

終于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宜分別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

重刊荀子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反或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癘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

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當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偏也。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檮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讐。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藏事。以埽譾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囑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姜上均徵君鄉賢錄序

吉夢熊

周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鄭康成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雖臆斷之辭亦可知漢時專一經者即臚於祀典後世文廟旁別立鄉賢祠以祀鄉先生之有道德文章者蓋猶倣古釋奠先師之遺意顧其敝也重名位而不必盡洽於鄉評則又疑於濫矣今天子表章儒術風示人倫飭大吏以鄉賢列奏牘者必慎重其選棠哉皇哉俎豆之光也同里姜上均先生說經鏗鏗自其立年鑽研三禮之學受知於西林相國天子御極之元年徵天下通知禮經者入禮館纂修三禮西林以先生薦編摩既就予以優敘生有稽古之榮矣既旋里居白鶴溪之滕村仰屋梁著書自三禮之外尚書春秋公穀爾雅孝經以次排纂凡傳註合者引用原書其未合者附以己意句梳字櫛書成自題曰九經補註謂補朱子之所未註也曩夢熊同先生族孫元起元章交先生以柬朏睡覺圖致元起昆仲所屬夢熊題句為賦七言古詩一章先生心愛之因別錄所著就先生是正先生丹黃決擇迄今將二十年所手擇猶新滕村距郭門六十里猝難合并曾先生以姜氏祠事詣元起所居究委山堂即明宗伯鳳阿先生註經處也至則先生走使告夢熊就見時夢熊方弱冠先生皤然七十餘長身鶴

立。峩冠矩步。序主客禮。坐定。為指陳九經註畧例。因述朱子輯易本義。詩傳四書章句。能集諸儒之大成。粹然一出於正。然其時多有師友緒論及門弟子辨難以故書成無悔。而予僻處荒村。孑然一身。考定校讐。悉由獨力。其中保無踳駁。先生虛懷盛德如此。先生又言往在禮館。盡心編纂。而集議紛綸。與望溪方氏論周官。多不合。如方氏據書望於山川。釋四望為山川之祭。予謂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鄭氏既釋為五嶽四瀆。兼舉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從許慎天神地示舊說宜若可從。方氏又言舂人序官奄二人。恐不給六宮之用。意周室后夫人節儉躬率嬪御。任舂揄之事。予謂司屬女子入於舂槀。係罪人不可限以數。宜寡毋多。本職奄與女奚。止九人者。約舉之詞耳。王后以陰禮婦職。統嬪御。安得自任舂揄諸如此例。日有數端。然予言出而方氏究無以難也。夢熊謂先生方氏以古文名世。其周官辨偽諸書。凡典禮不見於他經者。輒目為歆莽竄入。此其果於自信。得先生糾起之良是。是時癸亥孟冬語也。後夢熊貢入成均。交國子先生鍾勵暇。勵暇於方氏稱弟子。熟於三禮。故與先生同館修書者。具為夢熊言。館中寅入申出。纂輯羣書。無如姜先生之勞瘁者。折衷眾說。亦無如姜先生之博辨者。是當於古人中求之。先生不苟同而能取信友朋又如此。逮夢熊甲戌南歸。而先生墓有宿草矣。嗚呼。姜氏自蜀

阿先生以詞臣起家殫心著述所撰有周易解義六卷周易補疑十二卷春秋事義全考二十卷春秋讀傳解畧十二卷里中後進罕覩全書先生踵武接跡而卷帙倍徙過之可謂勤矣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如先生者巋然耆碩著書等身為藝林矜式

天子允大吏之請從祀鄉賢此於詩書禮樂之師此鄉評之所歸而 國家祀事之所以協於古義也先生中康熙庚午科舉人謁選得楚令未之官充三禮館纂修自九經補註外尚撰有詩易述蘊共八卷家語孔叢子注共十五卷姜氏族將萬人以先生孝友忠信奉為祠正乙丑年八十卒於家其文孫奭留畬經訓能讀先生之遺書丁丑歲

天子南巡奭以先生書進 行在拜文綺之賜其請祀鄉賢也奭重趼告於大吏既邀 恩命奭恭錄 諭旨并所司文檄奏稿都為一集題曰鄉賢錄而以四方友人投贈詩文附於卷末以序屬夢熊爰序其緣起如此

送畢秋帆庶子任鞏階秦道序

經術所以經世務也繁劇之地事幾之博自農田水利學校兵防之設以及剛柔燥溼好惡取舍之宜惟有學者能達焉學而不達無貴學矣故曰誦詩三百望其達於

政也。畢君秋帆以庚辰臚傳第一人受
天子眷遇。游歷宮僚。權在　講幄。朝士望若景星慶雲。
天子欲其練習民事也。授以鞏階秦道。君自此可益展所學矣。僕惟隴西安定之間
班史稱其迫近戎翟。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力為
官。名將多出焉。今
天子文經武緯。八荒我闥。烽燧不作。禮讓風行。猗與盛矣。君至其地。統帥僚屬。宣揚
德意。必更有因勢利導者。僕其能有以益君乎哉。僕於庚辰。奉　命入闈。與錢愨堂
太史分閱春秋卷。君出愨堂之門。而以僕同校一經。執弟子禮甚恭。僕將何以益君
乎。僕聞外者內之符也。己者人之表也。以君學有經法。通知時事。相地方之利病而
興罷之。不以一衣擬寒暑。不以一藥治瘥癥也。審事體之幾微。而戒守之。善不謂小
而無益。不善不謂小而無傷也。僕觀近代如湯文正公甫以立年由詞臣任潼商憲
副。蒞事之日。抑鋪陳。行保甲。設耕屯。建義倉。講鄉約。興社學。舉善政。美不勝書。而其
中明敬戒也。則曰上畏簡書。下畏民巖。可謂學而能達矣。自後公遊孫徵君之門。講
學益邃。再入翰林。以清名介節。上結
主知。外膺節鉞。內掌冬官。屹然為我　朝名臣。而其始基則已見於潼商所設施矣。

君之年與文正任滇南時約畧相似又舉階泰與滇南同一省治經其故處考其遺蹟其有不相謀而相合者乎是僕之厚望於君者也君之行也僚友多為詩以贈僕取古人不頌而規之義而為之序云

陶氏洛山墓田記　錢載

秀水北有金橋。縣治北二十五里。有水曰雁蕩。宋之南渡。扈蹕而來者。有陶氏家于金橋。元已延兵南下。德祐詔勤王。陶氏有菊隱者。散家財。集鄉勇。以拒戰于橋下。其潰也。室廬盡焚。乃避于雁蕩。宋亡。結村屋曰忠孝堂。已延物色之。乃遯于杭州之洛山。其地兩山相對。溪水西來。橫貫而東。外祖家蘇姓居其間。乃姓蘇而依其居。挈其子君疇耕田于山之下。水之上。其沒也。負山面水以葬焉。今其墓林五百年矣。中為蘇太公提舉墓。則仕于宋而陶之外祖非邪。左為菊隱暨君疇墓。則陶而祔于蘇也。右為三女師墓。則陶女遭亂不嫁為尼。所謂淳正安道明真者也。嗚呼。陶氏菊隱之艱貞。其元之頑民。與其宋之義士也。杭州府志。義士陶菊隱墓在洛山錢王潭左。嘉興府志陶菊隱與趙孟僩殷澄稱秀州三義士。洎世之平。其孫允中宜中。始歸於雁蕩。遂以山中田春墓下祭。夫墾墓之棘荊荒蕪土田之汙萊侵奪。高門右族所不能無。于是陶墓之田。蓋屢廢而屢復矣。其復于明宏治間者。雁蕩之子孫楷照勳也。其復于崇禎間者。曰發元采廷焜也。已而兵亂暴客踞其地。　本朝順治十有六年。曰發泣白于當塗而歸之。百餘年來。又蝕于他人。乾隆三十有三年。曰發之孫龍綬。又力復之。今洛山蒼莽。山下田七十畝者是已。嗚呼。三義士也。五百年以來。陶且若是。

而尚未艾。我不知趙殷之墓何山何水。而其後何人耶。吾知天之必無靳于趙殷也。孟佩號月樵。宋宗室。家黃巖。文丞相開闢江東浙西。偵砕以行。元兵執孟佩而欲官之。乃避居于嘉禾。澄字公衡。家華亭。元將楊埽地欲屠其境。澄仗劍叩軍門以死爭而境獲全。已延授之軍民總管。乃避去於泖上。嗟乎。牛山同盡。然當其未盡不可使之盡。吾豈敢謂忠孝節義。其人之必無窮哉。夫天道固有可知有不可知者。已著隱佚其名。

戚遵江家傳

君姓戚氏。諱發言。字魏亭。一號研齋。父以　賜研界之。即自號也。先世浙江東。其遷德清。自諱鄉者始。七傳至君父諱麟祥。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五子。君其次也。生而嗜書。孩孫嬉笑。見書輒止。及就外塾。不煩講釋。曉徹大義。翰林胡彥穎吳家騏皆其師。學士所交。如徐用錫陳鵬年輩。多碩德鴻才。君幼侍得聞言論。博覽載籍。康熙己亥。補縣學生。庚子舉于鄉。主試臨川李紱。浙之名榜也。是歲學士以事謫戍甯古塔。君乃隨侍戍所。聞之甯古塔去黜哥關一千八百里。其地有一土阜。初名之特。後轉為盞。再轉為塔。固無盞無塔也。極地得正隆錢。或謂即金之天會府。寒暑不時。與內地異。君既扶侍久。學士遣之會試。雍正庚戌。與仲兄振鷺同登進士。是科一甲皆浙

人。閩縣沈昌宇琛詩正也。而君以奉　旨派福建學習。具時有進士學習知縣例。遂知連江縣事。連江叢山環海。故多虎。亦多盜。君嚴法捕之。盡。於是勸農桑。興教化。編保甲。務相感以誠。相說以信。賦惟正供。訟無留牘。又設普濟堂。育嬰堂。義冢。濬城河。凡以贍民之生而恤民之死也。乾隆丁巳山水發。大風雨。縣治且溢。八月拔蛟龍不止。南門水高丈餘。君肅衣冠拜禱。風止水勢定。於是上請捐銀穀賑貸。並請捐田賦其水所衝陷者得永蠲除。明年又饑。募巨室捐米平糶四旬餘。民以活。嗚呼。斯亦足以徵其治行哉。縣有東湖。隋開皇間。義士林甍捐田瀦水所成。隄之。以溉田四萬餘頃。千餘年矣。侵占淤塞。上膝崩齧。洎水災後。內隄蕩然。外隄復決。開二十餘丈。君亟上請。乃加石築土。修二百四十餘丈。廣四丈。隄成。上植桃李雜樹。下種荷蕖。立祠以祀林甍。民歌誦之。又修學宮。設義學。修縣志之修于元而久不修者。連江之人方樂君之靡事不舉。而相與為連江幸也。

皇上初元。　恩旨敕還籍祥。君益感奮曰。彼言其何以一心報國乎。將迎養。盤纂遣弟朝桂歸。畢諸婚嫁事。於是築室三間。聚書其中。以迎養其父。連江人曰。吾侯孝子也。庚申冬。學士病劇不起。君居喪幾毀。蓋自庚子以還。奔馳勞瘁。積患嘔逆。至是扶喪歸。營葬未成而疾大作。以沒。四十有四歲。連江人聞之。相與率私錢祠其侯於東

湖之上。嗚呼。君之一生。可不謂難乎。其於道也。蓋庶幾哉。今歲辛亥。其家乞撰其子更生所具行述作傳。以俟族譜之收采。

吏部文選司主事康古汪君墓誌銘

君之歿二十二年矣。予今八十四歲。乃爲誌墓。人生百年。何予之于朋友一倫流涕無盡也。傷哉。君家故饒。至于君獨貧。君才早慧。讀書最多。謂當大有用于世。晚甫一第而不壽。嗚呼。君嘗通陰陽數術之學。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謂得之有命。孔子曰有命。孟子謂得之不得有命。聖賢輒言命。豈有外于君所推之路祿術耶。予于里中。君前一輩人。哭朱明府沛然。陳明經向中。祝典籍維誥。則君之舅氏而外舅也。同君一輩人。則哭王比部又曾。萬孝廉光泰。君弟孝廉仲鈖。明經又辰。此豈予之命也耶。自君身後。諸郎科第仕宦。皆不若君之身艱難。今葬之日。子男四。孫男十七。曾孫男四。女三。女八。女五。此固君之命然哉。君姓汪氏。諱孟鋗。字康古。號厚石。浙江秀水人。先世休甯 國初來遷桐鄉。曾祖考森。桂林府通判。戶部江西司郎中。 誥授中憲大夫。有小方壺存稿。粵西通載若干卷。妣黃氏 封恭人。本生曾祖考文桂。內閣中書。四舉鄉飲賓。 誥封奉直大夫。有鷗亭集。妣黃氏 封宜人。祖考繼燝。鷗亭次子。後于弟森。康熙戊子舉人。歷官吏科給事中。巡視臺灣。妣張氏

考上靖。歷官大理府知府。妣祝氏。皆　誥授奉直大夫。　封宜人。大理四子。君其長也。大理教子嚴。宋儒理學之書。皆自授之。雍正乙卯爲娶婦。即祝宜人之女姪。蓋大理惟及爲冢子娶婦。其諸子女。皆君于父歿後。爲弟皆而嫁其妹者也。乾隆元年丙辰。君年十六。侍母從父官　盛京。入官京師。辛酉母殁。君扶柩攜弟歸里。卜壤葬母于海鹽山茶花漾之原。乙丑大理出守。遣家歸。丙寅大理卒于官。君奔迎柩歸。合葬于新阡。休甯之汪。皆祖唐越國公華。遷桐鄉者。至君始以進士起家。既官中書。謂身已食祿。所受產。悉以畀兩弟。又辰彝銘。君之于父母弟妹。不能不謂其孝友也。桂林裘杼樓。藏書甚富。皆借鈔于江南故家。同里則倦圃曹氏。竹垞朱氏。予嘗共君言。書且無論其聚。見即可矣。君之于書。豈止見也哉。壬戌癸亥甲子間。君及弟仲鈖字豐玉。同余于小方壺萬卷之儲。豈止覩其大略。丁卯余客京師。庚午君與豐玉同舉于鄉。而豐玉年未三十。以癸酉殁。嗚呼。才與命相妨。蘭摧玉折。其奈之何哉。自後君爲捐牒舉子。蹭蹬名場。中間支離藥餌者且十年。嗚呼。讀書之有命也。又誰謂不然哉所著古文辭經術金石雜纂。未整理。其已刻者。厚石齋詩集十二卷。豐玉桐石草堂集。萬孝廉集。君序而刻之。嗚呼。嘗謂吾黨諸子。皆不壽。其詩之已刻者。若王比部丁辛老屋集。萬孝廉柘坡集。君及弟豐玉集。陳明經毓恬匏村集。雖莫信其必傳。然異

日采乾隆間詩。不能舍此數家不收也。則其可傳者。信在是已。君以乾隆庚午舉人。壬午春。恭遇

聖天子三舉南巡。趨赴常州。恭進迎　鑾詩。龍井見聞錄十二卷。得　旨留覽。賜緞二匹。　召試入選。授內閣中書。丙戌成進士。仍官中書。轉典籍。升吏部文選司主事。恭遇

慈壽覃恩。　誥授奉直大夫。後以子如藻官。恭遇

萬壽覃恩。　誥贈朝議大夫。生康熙六十年九月十四日。卒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君之古如蓮藥微有痕若將分瓣。然吾未見有二也。其來蓋有自哉。君辦事內閣。即充方略館纂修。又　御批通鑑輯覽。平定準噶爾方略。　大清一統志。皆身兼其事。君約身以儉。同儕譏其儉不中禮。則固兩失于偏矣。君之得于天者。未嘗不厚。然亦未嘗不薄也。使不若加折挫。然而猶中之壽。則所出入數布。儒者之效。豈不遠且大哉。元配祝氏。秀水內閣典籍候補主事維誥女。　誥贈宜人。晉贈恭人。孝于舅姑。勤識大體。祝自明處齋先生卒歸田講學。並出閨人。女子而有舊家風範。若恭人者。惜其無年耳。生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乾隆九年八月十七日。年二十八。繼室金氏。仁和乾隆壬戌會狀禮部侍郎甡女。　誥封宜人。晉封太

恭人。其猶未亡人也。二十二年間。成就諸子。大有造于家。生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卒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二。今以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于桐鄉縣永新圩之原。子四。如源。祝氏出。乾隆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出守撫州。升興泉永道。未赴。丁繼母憂。如洋。金氏出。乾隆庚子 恩科會試第一名。 殿試第一甲第一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上書房行走。為仲鈖後。君先以如澈後仲鈖。殤。復以如洋也。如潮。妾范氏出直隸武清縣丞。范氏生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卒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二十七。如淵。金氏出。嘉興府學生。其合葬也。元配繼室妾祔一穴四兆。銘曰。

曠野無山兮水流東。千秋白日兮長掩封。

處士張蒿庵墓表

聖朝天地之德之大。物物涵煦以生長成遂。其間之以處士自見者。類如江南之顧絳。山西之傅山。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薦。而一辭一不至。臃腫拳曲之木。實需雨露以遂其山澤之生。山東濟陽張爾岐。蓋其闇然者矣。爾岐諱。字稷若。號蒿庵。以明諸生入 本朝。順治庚寅。當貢太學。以病不行。其病既困。乃口授墓誌。生於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殁于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其所著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顧

氏謂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至今江浙閒為儀禮之學者稱蒿庵張先生先生之學深于漢儒之經而不沿訓詁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其嘗論學書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學于天下不必多所著述當以篤志力行為先蓋闇然君子之自得者也惜其學辨五篇僅存辨志一篇然已足以見其學之正其所為文處士前川府君墓表將仕佐郎龍溪府君墓表亡室朱氏權厝志隻字必謹而皆得于經之意夫南豐之作開朱子先其亦何必不近之矣前川府君其祖也諱蘭龍溪府君考也諱行素為石首驛丞曾祖諱信其遠祖諱大倫明初徙自棗強其子孝寬諸生孫瑞源曾孫昭木元孫本碩來孫克敬克明克敬今轉徙山海關外以備耕克明為農于濟陽年過三十而未娶嗚呼崇禎己卯以石首之罹兵難也欲蹈水死欲着道士服入山以有母之待養也自抑自制而不敢遂蒿庵者自題其居者也養其母三十四年龍溪墓表云康熙壬子郭孺人以正月十三日殁及門艾尚書諷之仕卒以病自廢教授其鄉里守其道立其言蓋後其母六年以殁嗚呼是則可謂處士也已其他所著易經說畧八卷詩經說畧五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畧二卷蒿菴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注訂誤一卷春秋傳義未成山東按察使陸燿既立蒿庵書院于濟南而復屬載文以表諸墓嗚呼濟陽人士

縣城南二十里。荒草寒流杈椏古樹者。 大清處士張蒿庵之墓。